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二十卷 情鬼類

以下宮闈名鬼

### 西施

劉導，字仁成，沛國人，好學篤志，專勸經籍。慕晉關康，曾隱京口，與同志李士煙同宴。於時春江初霽，共歎金陵，皆傷興廢。俄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，乃見一青衣女童，立導之前，曰：「館娃宮歸路經此，聞君志道高閑，欲冀少留，願從顧盼。」語訖，二女至，容質甚異，皆如仙者。衣紅紫絹縠，馨香襲人，俱年二□餘。導與士煙，不覺起拜。謂曰：「人間下俗，何降神仙？」二女相視而笑，曰：「又爾輕言，願從容以陳幽怪。」導揖就席，謂曰：「塵濁酒，不可以進。」二女笑曰：「既來敘會，敢不同觴。」衣紅絹者，西施也。謂導曰：「適自廣陵渡江而至，殆不能堪，深願思飲。」衣素絹者，夷光也。謂導曰：「同宮姊妹，久曠深幽，與妾此行，蓋為君子。」導謂夷光曰：「夫人之姊，固為導匹。」乃指士煙曰：「此夫人之偶也。」夷光大笑，而熟視之。西施曰：「李郎風儀，亦足閒暢。」夷光曰：「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。」合座喧笑，俱起就寢。臨曉請去，尚未天明。西施謂導曰：「妾浣紗之女，吳王之姬，君固知之矣。為越所遷，妾落他人之手。吳王歿後，復居故國。今吳王已耄，不作妾等。夷光是越王之姬，越昔貢吳王者。妾與夷光相愛，坐則同席，出則同車。今者之行，實因緣會。」言訖惘然。導與士煙，深相感恨。聞京口曉鐘，各執手曰：「後會無期。」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，夷光亦拆裙珠一雙贈士煙。言訖，共乘寶車，去如風雨，音猶在耳，頃刻無跡。時梁武帝天監□一年七月也。出《窮怪錄》。

唐人小說載：王軒游西小江，泊舟葦蘿川，感國色埋塵，愴然題詩於西施石曰：

「嶺上千峰秀，江邊細草春。今逢浣紗石，不見浣紗人。」

俄見一女子，振琉璃，扶石筍，低徊而謝曰：

「妾是吳宮還越國，素衣千載無人識。當時心比金石堅，今日與君堅不得。」

遂與軒媵好。復有恨別之辭。

後蕭山郭凝素聞而慕之，亦往浣紗溪口，題詩於石，夜宿其旁，以伺靈會。既寐，則眾鬼擲瓦礫，素驚而起。聞者莫不嗤笑。進士朱澤作詩嘲之云：

「三春桃李本無言，苦被傷殘鳥雀喧。借問東鄰效西子，何如郭素學王軒。」

或言王軒乃吳王後身也，則安知劉導又非王軒之後身乎？

又《豔異編》載蓮塘美姬事，玩其歌詞，亦似西子。此則邪鬼假託，未必真也。政和改元，七月之望，士人楊彥采，陸升之，載酒出遊蓮塘，舟回日夕，夜泊橫橋下。月色明霽，酒各半醒。聞鄰船有琵琶聲，意其歌姬舟也，躡而窺之。見燈下一姬，自弄弦索。二人逕往見之，詢其所由。答曰：「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。從人來游江南，值彼往雲間收布，妾獨處此候之，尚未回也。」二人命取舟中餞餘，肴核，就燈下同酌。姬舉止閒雅，姿色媚麗。二人情動於中，稍挑謔之。姬亦不以為嫌。求其歌以侑觴，則曰：「妾近夕冒風，咽喉失音，不能奉命。」二人強之，乃曰：「近日遊訪西子陳跡，得古歌數首，敢奉清塵，不訝為荷。」凡一歌，侑飲一觴。歌曰：

「風動荷花水殿香，姑蘇臺上宴吳王。西施醉舞嬌無力，笑倚東窗白玉牀。」

再歌曰：

「吳王舊國水煙空，香逕無人蘭葉紅。春色似憐歌舞地，年年先發館娃宮。」

又曰：

「館娃宮外似蘇臺，鬱鬱芊芊草不開。無風自偃君知否，西子裙裾拂過來。」

又曰：

「半夜娃宮作戰場，血腥猶雜宴時香。西施不及燒殘燭，猶為君王泣數行。」

又曰：

「春入長洲草又生，鷓鴣飛起少人行。年深不辨娃宮處，夜夜蘇臺空月明。」

又曰：

「幾多雲樹倚青冥，越燄燒來一片平。此地最應沾恨血，至今青草不勻生。」

又曰：

「舊苑荒臺楊柳新，菱歌清唱不勝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吳王宮裡人。」

彥采曰：「歌韻悠柔，含悲聳愴，固云美矣。第西施乃亡人家國，妖豔之流，不足道也。願更他曲，以滌塵抱，何幸如之！」

姬更歌曰：

「家國興亡來有以，吳人何苦怨西施？西施若解亡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」

彥采曰：「此言固是，然皆古人陳言，素所厭聞者。大都才人，四山五嶽，精靈間氣之所聚會，有何新聲，傾耳一聽。」又歌曰：

「家是紅蘿亭上仙，謫來塵世已多年。君心既逐東流水，卻把無緣當有緣。」

歌竟，掀篷攬衣躍入水中。彥采大驚，汗背而覺，一夢境也。尋升之共話，醉眠腳後，不能寢也。翌日，事傳吳下。

### 昭君（再見）

牛僧孺《周秦行記》云：余真元中舉進士，落第，歸宛葉間。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，將宿大安民舍。會暮，不能至。更□餘里，一道甚易。夜月始出，忽聞有異香氣，因趨進。行不知近遠，見火明，意謂莊家，更前驅。至一大宅，門庭若富豪家。黃衣闍人曰：「郎君何至？」余答曰：「僧孺，姓牛。應進士落第，往家。本往大安民舍，誤道來此。」黃衣人告，少時出曰：「請郎君入。」余問：「誰氏宅？」黃衣曰：「第進，無須問。」入□餘門，至大殿，蔽以珠簾，有朱衣紫衣人百數，立階階間，左右唱拜。簾中語曰：「妾漢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廟，郎不當來，何辱至此？」余曰：「臣家宛下，將歸失道，恐死豺虎，敢乞託命。」太后遣軸簾，避席曰：「妾故漢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。幸希簡敬，便上殿來見。」太后著練衣，狀貌瑰偉，不甚年高，勞余曰：「行役無苦乎？」召坐，食。頃間，殿內有笑聲。太后曰：「今夜風月甚佳，偶有二女伴相尋，況又遇嘉賓，不可不成一會。」呼左右：「屈兩娘子出見秀才。」良久，有女二人從中至，從者數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狹腰長面，多髮不妝，衣青衣，僅可二□餘。太后曰：「高祖戚夫人。」余下拜。夫人亦拜。更一人，柔肌穩身，貌舒態逸，光采射遠近，多服花繡，年低於太后。后曰：「此元帝王嬙。」余拜如戚夫人。王嬙復拜。各就坐。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：「迎楊家、潘家來。」久之，空中見五色雲下，聞笑語聲寢近。太后曰：「楊、潘至矣。」忽車音馬跡相雜，羅綺煥耀，旁視不給。有二女子從雲中下，余起立於側。見前一人纖腰脩眸，容甚麗，衣黃衣，冠玉冠，年三□許。太后曰：「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」余即伏謁，拜如臣禮。太真曰：「妾得罪先帝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。設此禮，豈不虛乎？」不敢受，卻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視，小質潔白，齒極卑，被寬博衣。太后曰：「齊潘淑妃。」余拜之如妃子。既而太后命進饌。少時，饌至。芳潔萬端，皆不得名字，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。已，更具酒，其器用盡如王者。太后語太真曰：「何久不來相看？」太真謹容對曰：「三郎（原注：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為三郎。）數幸華清

宮，扈從不得至。」太后又謂潘妃曰：「子亦不來，何也？」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對。太真視潘妃而對曰：「潘妃向玉奴（太真名。）說，懊惱東昏侯疏狂，終日出獵，故不得時謁耳。」太后問余：「今天子為誰？」余對曰：「今皇帝先帝長子。」太真笑曰：「沈婆兒（原注：代宗皇后沈氏，故呼德宗為沈婆兒。）作天子也，大奇！」太后曰：「何如主？」余對曰：「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」太后曰：「然無嫌，但言之。」余曰：「民間傳聖武。」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命進酒，加樂。樂妓皆少女子。酒環行數周，樂亦隨輟。太后請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約指以玉環，光照於座（原注：《西京雜記》云，高祖戚夫人環，照見指骨。），引琴而鼓，聲甚怨。太后曰：「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，諸娘子又偶相訪，今無以盡平生歡。牛秀才固才士，盍各賦詩言志，不亦善乎？」遂各授於箋筆，逡巡詩成。薄后詩曰：

「月寢花宮得奉君，至今猶愧管夫人。漢家舊是笙歌處，煙草幾經秋復春。」

王嬙詩曰：

「雪裡穹廬不見春，漢衣雖舊淚痕新。如今最恨毛延壽，愛把丹青錯畫人。」

戚夫人詩曰：

「自別漢宮休楚舞，不能妝粉恨君王。無金豈得迎商叟，呂氏何曾畏水疆。」

太真詩曰：

「金釵墮地別君王，紅淚流珠滿御牀。雲雨馬嵬分散後，驪宮不復舞霓裳。」

潘妃詩曰：

「秋月春風幾度歸，江山猶是漢宮非。東昏舊作蓮花地，空想會披金縷衣。」

再三邀余作詩，余不得辭，遂應命作詩曰：

「香風引到大羅天，月地雲階拜洞仙。盡道人間惆悵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」

別有善笛女子，短髮麗服，貌甚美而多媚，潘妃偕來，太后以坐接居之。時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顧而問曰：「識此否？石家綠珠也。潘妃養作妹，故潘妃與俱來。」太后因曰：「綠珠豈能無詩乎？」綠珠乃謝而作詩曰：

「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。紅殘翠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」

辭畢，酒既止。太后曰：「牛秀才遠來，今夕誰人為伴？」戚夫人先起，辭曰：「如意長成固不可，且不宜如此。」潘妃辭曰：「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，玉兒不擬負他。」綠珠辭曰：「石衛尉性嚴忌，今有死不可及亂。」太后曰：「太真今朝先帝貴妃，不可言其他。」乃顧謂王嬙曰：「昭君始嫁呼韓單于，復為殊索。若單于婦，固自困，且苦寒地，胡鬼何能為？昭君幸無辭。」昭君不對，低眉羞恨。俄各歸休。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會將旦，侍人告起，昭君垂泣持別。忽聞外有太后命，遂出見太后。太后曰：「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還。」更索酒，酒再行已，戚夫人，潘妃，綠珠皆泣下。竟辭去。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使人所在，時始明矣。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，里人云：「去此□餘里，有薄后廟。」余卻回望廟，荒毀不可入，非向者所見矣。余衣上香，經□餘日不歇。

相傳是書，本李贄皇門人韋瓘所撰，而嫁其名於牛相。贄皇又著論一篇，極詞醜詆，曰：「太牢（原注：贄皇每呼僧孺為太牢公。）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，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。」又曰：「太牢以姓應譏文，屢有異志。」又曰：「太牢貶而復用，豈王者不死乎？」其意欲置之族滅。吁！朋黨之偏，一至是乎？文宗覽之，笑曰：「此必假名僧孺者。僧孺貞元中進士，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？」其事遂寢。文宗之明，何減漢昭也！

#### 張貴妃 孔貴嬪（凡二條）

會昌中，進士顏濬下第，游廣陵，遂之建業，賃小舟抵白沙。同載有青衣，年二□許，服飾古樸，言詞清麗。濬揖之，問其姓氏，對曰：「幼芳，姓趙。」問其所適，曰：「亦之建業。」濬甚喜，每維舟，即買酒果，與之宴飲，多說陳隋間事，濬頗異之。或諧謔，即正色斂衽不對。抵白沙，各遷舟航。青衣乃謝濬曰：「數日承君深顧，某陋拙，不足奉歡笑。然亦有一事，可以奉酬，中元必游瓦宮閣，此時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。況君風儀才調，亦甚相稱，望不渝此約。至時某候於彼。」言訖，各登舟而去。

濬志其言。中元日，來游瓦宮閣。士女闐咽。及登閣，果有美人從二女僕，皆雙鬟而有媚態。美人倚欄獨語，悲歎久之。濬注視不易，美人亦訝之。又曰：「幼芳之言，不謬矣。」使雙鬟傳語曰：「西廊有惠覽閣梨院，則某舊門徒，君可至是。幼芳亦在彼。」濬喜甚，躡其蹤而去。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，濬逆與美人敘寒暄，言話竟日。僧進茶果。至暮，謂濬曰：「今日偶此登覽，為惜高閣。病茲用功，不久毀除，故來一別，幸接歡笑。某家在清溪，頗多鬆月。室無他人，今夕必相過。某前往，可與幼芳後來。」濬然之。遂乘軒而去。

及夜，幼芳引濬前行，可數里而至。有青衣數輩，秉燭迎之。遂延入內室，與幼芳環坐。曰：「孔家娘子相鄰。」使邀之，曰：「今夕偶有佳賓相訪，願因傾觴，以解煩憤。」少頃而至。遂延入，亦多說陳朝故事。濬因起白曰：「不審夫人復何姓第，頗貯疑訝。」答曰：「某即陳朝張貴妃。彼即孔貴嬪。居世之時，謬當後主采顧，寵幸之禮，有過妃嬪。不幸國亡，為楊廣所殺。然此賊不仁何甚乎？劉禪孫皓，豈無嬪御，獨有斯人，行此冤暴。且一種亡國，我後主實即風流，詩酒追歡，琴尊取樂而已。不似楊廣西築長城，東征遼海，使天下男冤女曠，父寡子孤。途窮廣陵，死於匹夫之手。亦上天降鑒，為我報仇耳。」孔貴嬪曰：「莫出此言。在座有人不欲聞。」美人大笑曰：「渾忘卻。」濬曰：「何人不欲聞斯言耶！」幼芳曰：「某本江令公家嬖者，後為貴妃侍兒。國亡之後為隋宮御女，煬帝江都，為侍湯膳者。及兵亂，某以身蔽帝，遂為所害。蕭後憐某盡忠於主，因使殉葬。後改葬於雷唐側，不得從焉。時至此謁貴妃耳。」孔貴嬪曰：「前說盡是閒事，不如命酒，略延曩日之歡耳。」遂命雙鬟持樂器，洽飲。久之，貴妃題詩一章曰：

「秋草荒臺響夜蛩，白楊凋盡減悲風。彩箋曾擊斯江愬，綺閣塵清玉樹空。」

孔貴嬪曰：

「寶閣排雲稱望仙，五雲高豔擁朝暉。清溪猶有當時月，夜照瓊花綻荷筵。」

幼芳曰：

「皓魄初圓恨翠娥，繁華濃豔竟如何。兩朝惟有長江水，依舊行人逝作波。」

濬亦和曰：

「簫管清吟怨麗華，秋江寒月綺寒斜。慚非後主題詩客，得見臨春閣上花。」

俄聞扣門曰：「江脩容何婕好哀昭儀來謁。」貴妃曰：「竊聞今夕佳賓幽會，不免輒窺盛筵。」俱豔其衣裾，明其璫珮而入坐。及見四篇，捧而泣曰：「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，又與新狎客題詩也。」頃之，聞雞鳴，孔貴嬪等俱起，各辭去。濬與貴妃就寢，欲曙而起。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，曰：「異日睹物思人。昨宵值客多，未盡歡情，別日更當一小會。然須諮啟幽府。」嗚咽而別。濬翌日惘然若有所失。信宿，更尋曩日地，則近清溪，鬆檜邱墟。詢之於人，乃陳朝宮人墓。滲慘惻而返。數月，閣因寺廢而毀。後至廣陵，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，果有宮人趙幼芳墓，因以酒奠之。

別載云：張貴妃死後，葬路傍。有人夜行，聞吟詩聲云：

「獨臥經秋墮鬢蟬，白楊風起不成眠。追思昔日椒房寵，淚濕衣衫損舊顏。」

次日閱之，乃一古塚。詢訪古老，始知為麗華墓也。麗華之不能忘情於地下也久矣！

又，紹興七年，上元夜，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偕一友出觀，游歷巷陌。迨於更闌，車馬稍閒，見兩美人各跨小駟，侍妾五六輩，肩隨夾道，提絳紗籠，全如內家粧束，頰目江。江迫躡到閒坊，一妾來言：「仙子知君雅志，果欲相親，便過杜家園中，臨溪有樓

閣，足可款晤。」江喜。往而不旋踵。至彼，兩鬟持燈燧出迎。二士皆入，四人偶坐，展敘寒溫。仙顧笑曰：「襲我至此，勿問有緣無緣，且飲酒可也。」於是命設席，杯觴肴饌，一一整潔。仙滿酌勸客。酬之皆引滿。至於三行，賓主意愜。一侍女曰：「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，人心似月，正在今宵。與其笑語留連，何似交歡舉帳？」兩仙大悅曰：「小姬解人意。」即起同詣一閣，對設兩榻，香煙如雲，各就寢，使妾掩帳。妾曰：「滅燭乎？」一曰：「好。」一曰：「留。」久之，聞雞聲。妾報曰：「東方且明，宜亟起。」倉皇著衣，就榻盥漱，相對戀戀。授以丹兩丸，曰：「服之，可以辟穀延年。別不再會。」江與友遽趨出。一鬟曰：「未曉，且徐徐行可也。」仙送至門，悽愴而別。

二士自此不茹煙火，惟食水果，殊喜為得際上仙。三月，往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，自詫奇遇。劉曰：「以吾觀之，二君精神索莫，大染妖氣，若遇真仙，當不如此。我能為君去之。」始猶不可，劉開諭以死生之異，渙然而寤，曰：「惟先生命是聽。」劉命具香案，擇童子三四人，立於傍。結印噓呵，令童視案面，曰：「一圓光影，如日月。」曰：「是已。」令細窺光內，有吏兵。劉敕吏：「追土地至，遣擒元夕杜家園祟物。」纔食頃，童云：「兩婦人脫去冠帔，伏地待罪。又有數婢側立。」劉敕通姓名。一云張麗華，一云孔貴嬪，盡述向者之本末。劉曰：「本合科罪，念其嘗列妃媛，生時遭刑，而於二君亦不致深害，只責狀而釋之，足矣。」二士拜謝而去，復能飲饌如初。

### 衛芳華

延祐初，永嘉滕生名穆，年二□六。美風調，善吟詠，為眾所推重。素聞臨安山水之勝，思一遊焉。甲寅歲科舉，之紹興，遂以鄉書赴薦。至則僑居湧金門外，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剎。靈隱，天竺，淨慈，寶石之類，以至玉泉，虎跑，天龍，靈鷲，石屋之洞，冷泉之亭，幽澗深林，懸崖絕壁，足跡殆將遍焉。

七月之望，於曲院賞蓮，因而宿湖，泊舟雷峰塔下。是夜，月色如畫；荷香滿身，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，宿鳥飛鳴於崖際。生已大醉，寢不能寐，披衣而起，延堤觀望。行至聚景園，信步而入。時宋亡已四□年，園中臺館，如會芳殿，清輝閣，翠光亭，皆已頹毀，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。生至軒下，憑欄少憩。俄見一美人先行，一侍女隨之，自外而入，風鬟雲鬢，綽約多姿，望之殆若神仙。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。美人言曰：「湖山如故，風景不殊。但時移世換，令人有《黍離》之悲爾。」行至園北太湖石畔，遂詠詩曰：

「湖上園亭好，重來憶舊游。徵歌調玉樹，闋舞按梁州。逕狹花迎輦，池深柳拂舟。昔人皆已沒，誰與話風流？」生放逸者，初見其貌，已不能定情，及聞此作，技癢不可復禁。即於軒下續吟曰：

「湖上園亭好，相逢絕代人。姮娥辭月殿，織女下天津。未會心中意，渾疑夢裡身。願吹鄒子律，幽谷發陽春。」吟已，趨出赴之。美人亦不驚訝，但徐言曰：「固知郎君在此，特來尋訪耳。」生問其姓名，美人曰：「妾棄人間已久，欲自陳敘，誠恐驚動郎君。」生聞此言，審其為鬼，亦無所懼。因問之，乃曰：「芳華，姓衛。故宋理宗朝宮人，年二□四而歿，殯此園之側。今晚因往演福堂訪賈貴妃，蒙延坐久，不覺歸遲，致令郎君於此久待。」即命侍女曰：「翹翹可於舍中取柶席酒果來，今夜月色如此，郎君又至，不可虛度。可便於此賞月也。」翹翹應命而去。須臾，攜紫氍毹鋪於中庭，設白玉碾花樽，碧琉璃盞，醪醴馨香，非世所有。與生談謔笑詠，詞旨清婉，復命翹翹歌以侑酒。翹翹請歌柳耆卿《望海潮》詞，美人曰：「對新人不宜歌舊曲。」即於座上自制《木蘭花慢》一闋，命翹翹歌之。曰：

「記前朝舊事，曾此地會神仙。向月地雲階，重攜翠袖，來拾花鈿。繁華總隨流水，歎一場春夢杳難圓。廢港芙蓉潤露，斷堤楊柳搖煙。兩峰南北只依然。輦路草芊芊。恨別館離宮，煙銷鳳蓋，波沒龍船。平日銀屏金屋，對殘燈無寐夜如年。落日牛羊隴上，西風燕雀林邊。」

歌畢，美人潸然垂淚。生以言慰解，仍微詞挑之，即起謝曰：「殯謝之人，久為塵土。幸得奉事巾櫛，雖死不朽。且郎君適問詩句，固已許之矣。願吹鄒子之律，而一發幽谷之春也。」生曰：「向者之詩，率口而出，實本無意。豈料便成讖語。」良久，月翳西垣，河傾東鎮。即命翹翹撤席。夫人曰：「敝居僻陋，非郎君之所處。只此西軒可也。」遂攜手而入，假寐軒下。交會之際，無異於人。將旦，揮涕而別。至晝往訪於園側，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。墓左一小丘，即翹翹所瘞也。生感歎逾時。迨暮，又赴西軒，則美人已先至矣，迎謂生曰：「日間感君相訪，然而妾止卜其夜，未卜其晝。故不敢奉見。數日之後，當得無間爾。」自是則無夕不會。經旬之後，白晝亦見，生遂攜歸所寓安焉。已而生下第東歸，美人願隨之去。生問：「翹翹何以不從？」曰：「妾既奉侍君子，舊宅無人，留其看守爾。」生與之同歸。鄉里見視，姑給之曰：「娶於杭郡之良家。」眾見其舉止溫柔，言詞慧利，信且悅之。美人處生之室，奉長上以禮，待婢僕以恩，左右鄰里俱得其歡心。且又勤於治家，潔於守己，雖中門之外，未嘗輕出。眾咸賀生得內助。

荏苒三歲，當丁巳年之初秋，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，行有日矣。美人請於生曰：「臨安，妾鄉也。從君至此，已閱三秋，今願侍偕行，以顧視翹翹。」生許諾。遂賃舟同載，直抵錢塘，僦屋以居。至之明日，適值七月之望。美人謂生曰：「三年前，曾於此夕與君相會，斯適當今日之期，欲與君同赴聚景，再續舊游。可乎？」生如其言，載酒而往。至晚，月上東垣，蓮開南浦，露柳煙篁，動搖堤岸，宛然昔時之景。行至園前，則翹翹迎拜於路首。曰：「娘子陪侍郎君，邀游城郭，首尾數年，已極人間之歡。獨不記念舊居乎？」三人入園，又至西軒而坐，美人忽垂淚告生曰：「感君不棄，得侍房帷，未遂深歡，又當永別。」生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妾本幽陰之質，久踐陽明之世，甚非所宜。特以與君有宿世之緣，故冒犯律條，以相從爾。今而緣盡，自當奉辭。」生驚問曰：「然則何時？」對曰：「止在今夕爾。」生凄惋不已。美人曰：「妾非不欲終事君子，永奉歡娛。然而程命有限，不可逾越。若願遲留，須當獲戾，非止有損於妾，亦將不利於君。豈不見越娘之事乎？」生意稍悟，然亦悲傷感愴，徹曉不寐。及山寺鐘鳴，水村雞唱，急起與生為別，解所銜玉指環，繫於生之衣帶，曰：「異日見此，無忘舊情。」遂分袂而去。然猶頻頻回顧，良久始滅。生大慟而返。異日，具酒肴，焚楮鏹於墓下。生作文以弔之，從此遂絕矣。生獨居旅邸，如喪配偶，試期既迫，亦無心入院，惆悵而歸。親黨問其故，始具述之，眾咸歎異。生自是終身不娶，入雁蕩山採藥，遂不復還，不知所終。

### 花麗春

天順間，鄒生師孟，字宗魯，慶元縣人。年二□一，丰姿韶秀，長於吟詠。素聞杭州山水之勝，遂令僕攜囊以往。凡遇勝跡名山，琳宮梵宇，無不登臨。又聞會稽天下奇觀，策馬往游，愛其秀麗，下馬步行，進不知止。頃間，斜陽歸嶺，飛鳥爭巢，天色將晡，退不及還。

正踟躕間，忽睹叢林中燈光外射，生意為莊農所居，疾趨至彼，則嵬然巨室也。街衢整潔，松竹鬱茂。俄一青衣童子，自內而出，鄒生前揖之，因假宿焉。青衣入報，出，致主母命，延入。遙望中堂，有少年美人，盛妝危坐，顏色如花。見生，降榻祇迎。相見之後，茶畢，酒繼至。美人叩生鄉貫姓名畢，生亦叩之。美人顰蹙曰：「妾本姓花，名麗春，臨安人也。僑居此二百餘年。先夫趙禧，表字咸淳，娶妾□年而卒。妾今寡居，曾設誓：『有人能詠四季宮詞稱妾意者，不論門戶，即與成婚。』杳無其人。不知先生能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但恐拙筆，有污清聽。」遂濡筆吟四絕云：

「花開禁院日初晴，深鎖長門白晝清。側倚銀屏春睡醒，綠楊枝上一聲鶯。」

「鎖窗倦倚鬢雲斜，粉汗凝香濕絳紗。宮禁日長人不到，笑將金剪剪榴花。」

「桂吐清香滿鳳樓，細腰消瘦不禁愁。朱門深閉金環冷，獨步瑤階看女牛。」

「金爐添炭燭搖紅，碎剪瓊璫亂舞風。紫禁孤眠長夜冷，自將錦被傍薰籠。」

美人覽畢，誇其敏妙。因曰：「妾不違誓，願託終身。君亦不可異心。」生起致謝。已而夜靜酒闌，入室就寢。自是情好日密。每旦，令生居於宅內，不容出外。

將及一年，忽語生曰：「本期與君偕老，不料上天降罰，禍起蕭牆。盡此一宵，明當永別。君宜速避。不然，禍且及君。」生固問之，美人終不肯言，但悲咽流涕而已。生以溫言撫慰，復相歡狎。美人長歎，吟一律云：

「倚玉俄香甫一年，團圓卻又不團圓。怎消此夜將離恨，難續前生未了緣。豔質罄成蘭蕙土，風流盡化綺羅煙。誰知大數明朝盡，人定如何可勝天。」

次日黎明，美人急促生行，生再三留意，不勝悲愴。行未數里，忽然玄雲蔽空，若失白晝。生急避林中。少頃，雷雨交作，霹靂一聲，火光遍天。已而雲散雨收，生復往其處視之，無復華屋，但見道旁古墓，為雷所震，骷髏震碎，中流鮮血。生大恐懼，急尋舊路回至寓所，詢問鄉人，曰：「此處聞有花麗春者，乃宋度宗妃嬪。其墓在此山之側。」生因憶其言，所謂姓趙名嫺，即度宗之諱。而咸淳，乃其紀年。又況宋之陵寢，俱在此山。自宋咸淳，至我朝天順，實二百餘年。其怪即此無疑矣。急治裝具，回至慶元縣，備以前事白之於人，眾皆驚異。生感其情，不復再娶。後脩煉出家，入天台山不返。

### 鄭婉娥

洪武初，吳江沈韶，年弱冠，美姿容。詩學薩天錫，字學邊伯京，皆為時輩所稱許。嘗和天錫《過嘉興》詩韻題《吳中懷古》。天錫詩云：

「七澤三江通甫裡，楊柳芙蓉映湖水。閭門過去是盤門，半捲珠簾畫樓裡。靡蕪生遍鴛鴦沙，東風落盡棠梨花。館娃香走走麋鹿，清夜鬼燈籠絳紗。三高祠下東流續，真娘墓上風吹竹。西施去後屨廊傾，歲歲春深燒痕綠。」

韶和云：

「東南形勝繁華里，一片笙簫沸江水。小姬白苧製春衫，桂楫蘭橈鏡光裡。舞臺歌榭臨鷗沙，粉牆半出櫻桃花。採香蝴蝶飛不去，撲落輕盈團扇紗。美歌子夜憑誰續，柳陰吹散柯亭竹。范蠡扁舟去不回，惟有春波照人綠。」

他詩皆類此。然以家富不欲仕，人知其然，復利其賄，或欲舉為孝廉，或欲保為生員，旁午紛紜，殊無寧日。韶雖不吝於財，實厭其撓，乃謀於妻兄張氏，欲遠遊以避之。

乃拉中表陳生、梁生，乘峨舸，載重資，遨遊襄漢。次九江府，愛匡廬之秀，覽彭蠡之清，留連郡郭，弔古尋幽。眾稍譏之，韶不恤也。因歎曰：「吾儕幸家富年少，粗知文墨，茲行盍避人爾，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屑屑計刀錐之利哉。」游益數。

偶秋雨新霽，水天一色。韶偕梁陳二生，同訪琵琶亭，吟白司馬《蘆花》《楓葉》之篇，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，引睇四望，徘徊久之。於時月明風細，人靜夜深，方取酒共酌。聞月下彷彿有歌聲，乍遠乍近，或高或低，三人相顧錯愕。梁生戲曰：「得非商婦解事乎。」韶曰：「爾時樂天尚須『千叫萬喚』，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。」陳生曰：「老大蛾眉，琵琶哀怨，縱使尊前輕擺慢捻，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，豈能醉而成歡耶。」韶曰：「且靜聽之。」良久而寂。酒罷回船，竟莫知其何故。

獨韶迭宕，好事多情。翌日，往究其實。躊躕之間，了無所見。興闌體倦，方欲言還。忽奇香馥鬱，縹緲而來。韶異之，延佇以候。茶頃，一麗人宮妝豔飾，貌類天仙，二小姬前導，一持黃金弔爐，一抱紫羅繡褥，冉冉登船。意必貴家宅眷，臨賞於此。隱壁後避之。小姬鋪褥庭心，麗人席地而坐。顧姬曰：「何得有生人氣，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？」韶懼其搜索，趨出拜見，且謝唐突。麗人曰：「朝代不同，又無名分，何唐突之有。但諸郎夜來談笑，以長安娼女，浮梁商婦見目，無亦太過乎？」韶倉卒莫知所對。麗人呼使同衾，辭讓再四，固命之，乃就席。因問姓氏。麗人曰：「欲陳本末，懼駭君聽。然吾非禍於人者，幸勿見訝。妾偽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，年二□而死，殯於近亭。二侍女一名鈿蟬，一名金雁，亦當時之殉葬者。」韶素有膽氣，兼重風情，不以為怪也。麗人曰：「妾沉鬱獨居，無以適意，每於此吟弄，聊遣幽懷。詎意昨宵為諸郎所據，敗興浩歌而返。今幸對此良宵，復遇佳客，足以償矣。」使鈿蟬歸取酒肴，飲於亭上。自歌其詞，曰：「郎憶之乎？即昨日所謳之《念奴嬌》也。」詞曰：

「離離禾黍，歎江山似舊，英雄塵土。石馬銅駝荆棘裡，閱遍幾番寒暑。劍戟灰飛，旌旗烏散，底處尋樓艫。喑鳴叱咤，只今猶說西楚。憔悴玉帳虞兮，燈前掩面，淚交飛紅雨。鳳輦羊車行不返，九曲愁腸漫苦。梅瓣凝妝，楊花翻曲，回首成終古。翠螺青黛，絳仙慵畫眉嫵。」

歌竟，勸韶盡飲。數杯後，韶豪態逸發，議論風生，與麗人談元末群雄起滅事，歷歷如目睹。且詢陳主行事之詳，麗人淒然，泣數行下。泣已，收淚曰：「且談風月，不必深言，徒令人懷抱作惡耳。」因口占一詩曰：

「鳳艦龍舟事已空，銀屏金屋夢魂中。黃蘆晚日空殘壘，碧草寒煙鎖故宮。隧道魚燈油欲盡，妝臺鸞鏡匣長封。憑君莫話興亡事，淚濕胭脂損舊容。」

誦畢索和。韶即依韻廣而酬之，曰：

「結綺臨春萬戶空，幾番揮淚夕陽中。唐環不見新留襪，漢燕猶餘舊守宮。別苑秋聲黃葉墜，寢園春盡碧苔封。自慚不是牛僧孺，也向雲階拜玉容。」

麗人喑喑曰：「可謂知音。」於是促席暢飲，共宿於庭，相與嬉歡，一如人世。少焉，天上烏啼，城頭鼓歇，兩人扶攜而起。曰：「今夕當歸舍中，謀為久計，不宜風眠露宿，貽俗子輩嗤笑。」韶頷之，亟返逆旅，則陳梁二生緊候開舟。乃給曰：「昨得家書，促回燈燭，必有他故，不得同行矣。」二生信之，執手而別。韶是晚再去，金雁已先在矣，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，見朱門素壁，燈燭交輝，才及重堂，麗人迎笑，出紫玉杯飲韶曰：「此吾主所御，今以勸郎，意亦不薄矣。」宿留月餘，不啻膠漆。

一夕，麗人語韶曰：「妾死時，偽漢方盛，主寵復深，故玉匣珠襪，殯送極一時之富貴，幽宮神道，墳塋備一品之威儀。是故五體依然，三魂不昧。向者盧君愛女南極夫人，偶此嬉游，授妾以太陰煉形之術。為之既久，不異生人。夜出晝藏，逍遙自在。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，勤勤滴妾目中，乳盡眼開，百日可起。」韶如言，求乳，以滴其兩眇。屈指三旬，款然能步。或同攜素手，游衍隧中；或並倚香肩，笑歌亭上。韶迷戀情深，鄉閭念淺。春來秋去。四載於茲。

是年冬初，麗人無故忽潸然淚下，悲不自勝。怪而問之，初則隱忍弗言，繼則舉聲大慟。韶慰解萬方，乃一啟齒，曰：「與郎冥契，盡在來朝。故不覺悲傷至此耳。」韶聞言，悽惶感悟，欲自縊於隧間。麗人不可，曰：「郎陽壽未終，妾陰質未化。倘沉溺世緣，致君非命，冥司必加重譴。兼之定數，舉莫能逃。縱曰捨生，亦為徒死。」韶乃止。金雁鈿蟬輩，亦依依不忍捨，咸設飲食，與韶送程。既曉，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，明珠步搖一對，付生曰：「表誠寓意，睹物思人，再會無期，願郎珍重。」親送至大門之外，掩袂障面而還。韶猶悲不自己，殘淚盈眸。顧盼之間，失其所在。

乃重尋原店，收拾歸家。數月，梁生至自襄陽，陳生客死房縣。方咎韶負約，韶密以告，弗信也。出條脫步搖示之，乃驚曰：「此非塵土間物，奇寶也。誠子之遇仙矣。」知此事者，惟梁生一人，故生有《琵琶佳遇》詩，並附於此。詩云：

「憶昔少年日，加冠禮初成。春衣紫羅帶，白馬紅繁纓。吳中自昔稱繁華，迴環□里皆荷花。窺紅間綠謝遊冶，與余共泛星河槎。星槎留連益浦邊，空亭醉訪琵琶弦。銀篋擊節不堪問，錦襪生塵殊可憐。廬山月下猶未去，娉婷玉貌湖邊遇。追隨鈿雁雙嬌嬈，直入金屏最深處。春風東來綻牡丹，洞庭香霧滌椒蘭。含情慣作雲雨夢，鴛枕生愁清夜闌。前朝佳麗誇環燕，圖出千人萬人羨。太真顏色趙姬膚，繡帳懸燈幾回見。情緣忽斷兩分飛，歸來如夢還如癡。縹囊留得萬金贈，淒涼忍看徒傷悲。徒傷悲，難再得。當初若悟有分離，此生何用逢傾國。」

韶從此不復再娶，投禮道士周玄初為師，授五雷斬勘之法，往來兩浙間，驅邪治病，禱雨祈晴，多有應驗，後失所在。近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，疑其得道云。

偽吳張士誠，其故宮今蘇郡王府基是也。城破時，士誠驅後宮美人，登齊雲樓，縱火焚之。百餘年內，經此地者，往往見樓閣參差，美人成隊，笑詠其中，多有被其迷惑者。今久已寂然。而風雨之夜，人猶畏之。

以下才鬼

### 越王女

漢時，王朗為會稽太守，子肅隨之郡，住東齋。中夜有女子從地出，稱越王女，與肅狎，別，贈墨一丸。肅方欲注《周易》，因此便覺才思開悟。見《稗史》。

### 李陽冰女

唐李陽冰知縉雲日，有女英華，女死，遂葬縣後。山中地靈，至宋能為祟，與邑人陳生為夫婦，引之游鼎湖，唱和之詩號《英華集》。人欲害之者輒得禍。後一知縣掘其墓，得屍如生，焚之而絕。

### 薛濤

五羊田洙，字孟沂。洪武七年甲子四月，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。洙清雅有標緻，書畫琴棋，靡所不曉。諸生日與嬉游，愛之過於同氣。凡遠近名山勝景，吟賞殆遍。嘗曰：「吾平生懶事聲利，但得好處，常登臨足矣。」明年秋，百祿將遣回，洙母不忍捨，乃曰：「兒來未久，奈何便去？且官清氈冷，路費艱難，公宜三思。」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，使開館於民間。一則自可讀書進學，一則藉俸金為歸計。諸生深幸洙留，遂薦於負郭大姓張氏。次歲丙寅，正月八日，設帳庠序，朋好群送以往。張大喜，開宴，待為上賓。且媚百祿曰：「今嗣晚間免回，可令就宿舍下。」百祿許之。

至三月花晨，洙鮮衣歸省。偶經一所，境甚幽偏，山下皆桃樹，花方盛開。洙愛之，佇立徘徊。忽見一美人延佇花下，洙不敢顧而去。後復經從，美人必在門首。一日洙過，偶遺所得俸金，美人命婢拾以還洙。洙感激，明日詣謝。至門，丫環入報曰：「前遺金郎來矣。」請入內廳，美人出相見，笑問曰：「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？」洙曰：「然。」且謝還金事。美人曰：「張氏，一家親戚。彼西賓，即我西賓。奚謝為？」洙起揖曰：「敢問夫人名閨為誰？與敝東何親？」美人曰：「夫為平姓，成都故族也。妾文孝坊薛氏女，嫁平幼子康，不幸早卒。妾獨孀居。」坐久，茶至再，洙辭出。美人留之曰：「今夕且宿寒舍，若盛東知君在此，而妾不能為一款曲，惶愧殊甚。」即陳酒饌，設二席，與洙耦坐。坐中勸醉極至，語雜諧謔。洙以其張氏姻婭，不敢少縱。美人曰：「聞君個儻俊才，雅能賦詠，何至作儒生酸乎！妾雖不敏，亦頗解吟事。今既遇賞音，高山流水，何惜一奏。」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，其中元稹，杜牧，高駢詩詞手翰猶多，皆真跡，炳然如新。洙玩之，不忍釋手。美人麾婢撤去舊俎，再出佳餚，中多異味，不能識。取玻璃杯酌洙，洙口占一詩云：

「路入桃源小洞天，亂紅飛處遇嬋娟。襄王誤作高唐夢，不是陽臺雲雨仙。」

美人曰：「佳則佳矣，然短章寂寥，不足以盡興。用《落花》為題，共聯一首，何如？」洙曰：「謹如教。」美人首唱，曰：

「韶豔應難挽，芳華信易凋（薛。）。

綴階紅尚媚（田。），委地白仍嬌（薛。）。

墜速如辭樹（田。），飛遲似戀條（薛。）。

薛鋪新蹙繡（田。），草疊巧裁綃（薛。）。

麗質愁先殞（田。），香魂痛莫招（薛。）。

燕銜歸故里（田。），蝶逐過危橋（薛。）。

粘帙將晞露（田。），衝簾已起颺（薛。）。

遇晴猶有態（田。），經雨倍無聊（薛。）。

蜂趁低兼絮（田。），魚吞細雜藻（薛。）。

輕盈珠履踐（田。），零亂翠鈿飄（薛。）。

鳥過生愁觸（田。），兒嬉最怕搖（薛。）。

褪英浮雨澗（田。），殘蕊漾風潮（薛。）。

積逕教童掃（田。），沿流倩水漂（薛。）。

媚人沾錦瑟（田。），淪茗入詩瓢（薛。）。

玉貌樓前墮（田。），冰容夢裡消（薛。）。

芳茵曾藉坐（田。），長路或迎轎（薛。）。

羅扇姬盛瓣（田。），筠籬僕護苗（薛。）。

折來隨手盡（田。），帶處近鬟焦（薛。）。

泥洩猶悽慘（田。），瓶空更寂寥（薛。）。

葉濃陰自厚（田。），蒂密子偏饒（薛。）。

豈必分茵席（田。），寧思上研硝（薛。）。

香餘何吝竊（田。），珮解不煩邀（薛。）。

冶態宜宮額（田。），癡情如舞腰（薛。）。

妝臺休浪拂（田。），留伴可憐宵（薛。）。」

聯成，美人出小箋寫之。寫訖，夜已二鼓。延入寢室，自薦枕席。魚水歡諧，極其纏綿。枕邊切切叮嚀洙曰：「慎勿輕言。若賢東知之，彼此名節喪盡矣！」次日，以臥獅玉鎮子一枚贈洙，送至門外。曰：「無事宜來，勿效薄倖也。」洙回，與館東曰：「老母相念之深，必令歸家宿歇，不敢留此。」館東信之，洙由是常宿美人所。逾一年，人無知者。惟賞花玩月，舉杯弄琴，曲盡人間之樂。

一夕，與洙論詩曰：「唐人喜作迴文，近時罕見。」洙曰：「惟唐人柔情幽思，談笑作之。若予荒鈍，無復措辭。」美人笑曰：「請試命題，以求教益。」洙遽曰：「四時詞也。」美人即賦詩曰：

「花朵幾枝柔旁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松。」

「涼回翠輦冰人冷，幽沁清泉夏井寒。香篆裊風青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」

「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謝晚山蒼。孤燈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征書寄遠鄉。」

「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風冷夜關城。鮮紅炭火圍爐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」

洙聽罷，歎其妙敏。將濡毫屬和，美人曰：「正所謂木桃，瓊瑤，敢望報乎。」洙答曰：「真乃是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亦廣四韻曰：

「芳樹吐花紅過雨，人簾飛翠白驚風。黃添晚色青舒柳，粉落脂香雪覆松。」

「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浸盤冰翠嚼寒。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團。」

「殘日絢紅霜葉赤，薄煙籠樹晚林蒼。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」

「風捲雲篷寒罷釣，月輝霜冷杵敲城。濃香酒滿霞杯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」

美人且讀且笑，曰：「絕妙好詞。但兩韻俱和，則善矣。」洙曰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且輸一籌耳。」洙因曰：「蜀中山水奇勝，自昔以來，多產佳麗。若昭君，文君，薛濤輩，以夫人方之，殆亦有優劣乎？」美人曰：「昭君遠嫁胡沙，卓氏當壚可恥，貌美命薄，俱受苦辛。使子遇薛濤，亦不啻如今日也。由是言之，固為優矣。」洙曰：「濤，妓女，何敢上擬夫人？但其容貌亦可謂難得



者。余嘗讀秦再思《紀異錄》云：高千里鎮蜀，嘗開宴，改一字令曰：『口，有似沒量斗。』濤曰：『川，有似三條椽。』高曰：『奈何一條曲？』濤曰：『相公尚使沒量斗，窮酒佐。三條椽有一條曲，又何足怪？』婦人敏捷，誠未易比。」美人曰：「子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此特戲笑之語爾。若其『水國葢葢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蒼蒼。誰云萬里自今夕，離夢杳如關塞長』之作，可以伯仲杜牧。而又善制小箋，至今蜀人號『薛濤箋』。而子以妓女薄之，非知濤者也。」後洙饋以北珠耳璫一副，美人謝曰：「謹當佩服，永以為好。」

久之，洙以母病，遂輟講，歸侍湯藥。如此三月餘，方愈。美人訝其久不來，恐有他遇，乃作《折齒曲》怨之。會洙母疾愈，復入齋。是夕，即造美人所。美人迎謂曰：「何別久也？」洙以實告，美人曰：「三月不違人，今違人三月矣。」洙戲之曰：「三月不知肉味，知肉味在今夕矣。」談謔間，出前曲示洙。曲曰：

「黑鈴鑄劍難為鋒，碧芰制衣寧御風。飲漆阿膠忽紛解，清塵濁水何由逢。請看綠草南園蝶，並宿花房花亦悅。鴛鴦頭白不相離，那學秋胡便長別。東鄰美女紅玉梭，雪縷鳳機成素羅。兩意雲情昔輕許，縱然折齒將如何。深深永巷閒風月，錦帳蘭缸淚如血。血點年深久尚紅，至今灑在同心結。」

洙愛其才色，眷戀愈深。美人亦重洙文采，傾竭不吝。謂洙曰：「向時聯句，未盡高情。今夕當輕彈漫舞，淺酌微吟，再成一首，庶見吾二人勁敵也。」乃以睡鴨爐香，紅虬脯薦酒，鉤簾望月，並坐前楹。洙曰：「昔韓昌黎與孟郊有《城南聯句》、《鬥雞》、《石鼎》、《秋雨》等作，宏詞險韻，膾炙人口。今茲之賦，宜命作《月夜聯句》，以五言韻為率。夫人然之否乎？」美人曰：「吾意也。」洙乃請美人先賦。曰：

「庭月如鋪練（薛。），池星似撒棋（田。）。」

天空河影澹（薛。），時換斗梢移（田。）。

梨棗低垂樹（薛。），藤蘿密護籬（田。）。

草紛螢火亂（薛。），乾偃鳥巢欹（田。）。

怪石形疑魅（薛。），芳花色勝姬（田。）。

髹盆涼沁水（薛。），紈扇淨搖颺（田。）。

雙陸收般局（薛。），琵琶上練絲（田。）。

砌蛩聲遠近（薛。），簷馬響參差（田。）。

銀作彈箏甲（薛。），鼉為冒鼓皮（田。）。

秋筠斜織簟（薛。），暑葛薄裁絺（田。）。

宿雁棲還起（薛。），飛禽下復疑（田。）。

地幽塵闌靜（薛。），城遠漏逶迤（田。）。

窈窕來紅拂（薛。），雍容識紫芝（田。）。

緣深天作合（薛。），誓重鬼難欺（田。）。

幸矣逢良夕（薛。），艱哉遇少時（田。）。

慙慙酬契闊（薛。），傾倒極淋漓（田。）。

蓮實瑤琴軫（薛。），荷筒碧酒卮（田。）。

鱸呼能婢斫（薛。），瓶喚小鬟持（田。）。

殼破開螃蟹（薛。），唇腥啖蛤蜊（田。）。

菱煩織手剝（薛。），肉拔利刀批（田。）。

令急航行速（薛。），謳清曲度遲（田。）。

勸酌兼爾汝（薛。），講論雜乎而（田。）。

冷脆嘗瓜果（薛。），鹹酸啜醢醢（田。）。

豔杯浮琥珀（薛。），異器捧玻璃（田。）。

熊掌停犀箸（薛。），酥湯進蜜脾（田。）。

渴來思茗好（薛。），酣後憶冰宜（田。）。

妙句聯將就（薛。），狂心生已馳（田。）。

歌筵渾可罷（薛。），臥具早教施（田。）。

不用尋桃葉（薛。），那須聽竹枝（田。）。

媚人鶯語滑（薛。），惱醉蝶情癡（田。）。

咳處珠旋唾（薛。），顰時黛蹙眉（田。）。

釵橫金溜髻（薛。），釧冷粟生肌（田。）。

小小真能謔（薛。），盼盼最解詩（田。）。

風流雲雨夢（薛。），宛轉豔陽詞（田。）。

步緩腰肢袅（薛。），鬟低耳語私（田。）。

夜香防竊聽（薛。），午浴避潛窺（田。）。

繡履含羞脫（薛。），銀燈帶笑吹（田。）。

素羅牀畔解（薛。），粉汗枕前滋（田。）。

暖玉綉籠筍（薛。），春蔥指露錐（田。）。

雲偏松綠發（薛。），浪颭動青幃（田。）。

狎態堪歸畫（薛。），嬌顏可療饑（田。）。

襪塵新舞洩（薛。），鬢膩宿油脂（田。）。

荀鶴高文譽（薛。），崔鶯豔世姿（田。）。

未誇連蒂好（薛。），只羨並頭奇（田。）。

何處空題葉（薛。），誰家謾結縈（田。）。

漆膠當自固（薛。），衽席只余知（田。）。

慎勿萌嫌隙（薛。），毋令惜別離（田。）。

芝蘭同臭味（薛。），松柏共襟期（田。）。

永奉閨房樂（薛。），長培楮墨燻（田。）。

泰山如作礪（薛。），此志莫教虧（田。）。」

他日，洙館東偶過泮宮，因勸百祿曰：「令嗣每日一歸，不勝匍匐。俾之仍宿寒舍，豈不便益？」百祿曰：「促開館之後，一向只寓公家。前者因其母病，暫輟一季耳。後並不曾回，何言之謬也。」張大駭，不敢盡其辭而出。是晚，洙亦告歸，張潛使人視其所往，及途半，不復見矣。走報，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，無有也。意其少年放逸，必宿花柳。然思此處又無妓館，大以為怪。明

且，洙來，張問曰：「昨宵宿於何處？」曰：「家間耳。」張曰：「非也，某已令人蹤跡先生，莫測所詣，家中亦不見。」洙誑曰：「因過一朋友處，談話良久，抵家暮矣。」張知其詐，呼追洙僕，使面證之。洙叱曰：「汝到吾家，隨即出城，比吾歸，汝已去矣。何得妄言？」僕曰：「我昨夜宿先生家，今日早飯罷方回。老廣文亦甚驚訝，要自來相尋。」洙窘甚，顏色陡變。張曰：「先生如有私眷，當以實告。勿隱也。」洙弗能諱，乃具道本末。且愧謝曰：「此令親見留，非賤子輒敢無禮。」張曰：「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？況諸房姊妹亦無平姓者。必崇也。今當自愛，不宜復往。」洙唯唯而已。私詣美人道此意，比至，美人已知。曰：「郎無怨，蓋冥數盡於此也。」與洙宿，且敘歡情，戒曉，美人謂洙曰：「從此一別，後會難期，無以將意。」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贖，云：「此舊物也，郎慎藏之。」遂飲泣而別。張料洙是夕必復去，覘之，果不在館。因入謂其妻曰：「西賓此事，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。」乃以洙所為，備告百祿。百祿大怒，呼歸，杖之。洙遂吐實，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，百祿取視，管上刻「渤海高氏文房清玩」。乃謂張曰：「物既珍奇，詩又俊逸，必非尋常作也。」呼洙同往窮之。將近，遙指曰：「在此。」至則漫非前景。屋宇俱無，但水碧山青，桃林依舊。張謂百祿曰：「是矣。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。後人因鄭谷《蜀中詩》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遂樹桃百株，為春時遊賞之所。賢郎佳遇，必濤也。且所謂『平幼子康』者，乃『平康巷』也。『文孝坊』者，城中亦無此額。而『文』與『孝』合，為『教』字，謂『教坊』，唐妓女所居。濤為蜀樂妓，故居教坊也。況管上字刻『高氏清玩』，則唐四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贈。當駢鎮蜀，濤於諸妓中最蒙寵侍。筆與鎮紙，皆駢所賜。其為濤之靈無疑。而物出於駢者，審矣。」百祿甚以為然。然恐其終為所惑，急遣還廣中。寶藏數物，常以示人。後二年，洙亦入學為生員，中洪武甲戌進士，授山東曹縣知縣，竟亦無他焉。

按：薛濤，字洪度。本長安良家女。父郎，因官寓蜀而卒，母養濤及笄，以詩聞。僑止百花潭，濤八九歲，知聲律。其父一日坐亭中，指井梧示之曰：「庭際一梧桐，聳於入雲中。」令濤續之。應聲曰：「枝迎南北鳥，葉送往來風。」父愀然。及韋臯鎮蜀，召令侍酒賦詩，因入樂籍。與元微之最善，事高千里良久。濤歿時，年七□餘矣，豈為鬼而反稚耶？進士楊蘊中得罪，下成都府獄，夜夢一婦人，雖形貌不揚，而言詞甚秀。曰：「吾薛濤也，頃幽死此室。」乃贈蘊中詩曰：

「玉漏深長燈耿耿，東牆西牆時見影。月明窗外子規啼，忍使孤魂愁夜永。」  
濤老年佞佛，不聞有幽死事。此不可解。

### 以下塚墓之鬼

#### 劉府君妻

長白山西有夫人墓。魏孝昭之世，搜揚天下才俊，清河崔羅什，弱冠有令望，被徵詣州，道經於此。急見朱門粉壁，樓臺相望。俄有一青衣出，語什曰：「女郎願見崔郎。」什愕然下馬，入兩重門，內有青衣通問引前，什曰：「行李之中，忽蒙厚命，素既不敘，無宜深入。」青衣曰：「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，侍中吳質之女。府君先行，故欲相見。」什遂前，入就牀坐。其女在戶東立，與什敘溫涼。室內二婢秉燭，女呼一婢，令以玉夾膝置什前。什素有才藻，頗善諷詠，雖疑其非人，亦愜心好也。女曰：「比見崔郎息駕庭樹，喜君吟嘯，故求一敘玉顏。」什遂問曰：「魏帝與尊公書，稱尊公為元城令，然否也？」女曰：「家君元城之日，妾生之歲。」什仍與論漢魏時事，悉與《魏史》符合，言多不能備載。什曰：「貴夫劉氏，願告其名。」女曰：「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，名瑤，字仲璋，比有罪被攝，乃去不返。」什下牀辭出。女曰：「從此□年，當更相奉。」什遂以玳瑁留之，女以指上玉環贈什。什上馬，行數□步，回顧，乃見一大塚。

什留歷下，以為不祥，遂請僧為齋，以環佈施。大統末，什為王事所牽，築河堤於桓家塚，遂於幕下語私事於濟南奚叔布，因下泣曰：「今歲乃是□年，如何也作罷。」什在園中食杏，唯云：「報女郎信。」俄即去，食一杏未盡而卒。什時為郡功曹，為州里推重，及死，莫不傷歎。

#### 呂使君娘子

淳熙初，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，歸，途次臨平。眾已止宿。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獨在後三里，至蔣灣。迷失道，詢於田父。曰：「可從左邊大路行。」方及半里，遇柏林中一大第，繫馬數匹，皆駮駿可愛。問閭者曰：「此誰居之？」曰：「前邕州呂使君，今已亡，但娘子守寡。」又問：「馬欲賣乎？」曰：「正訪主吩咐。」於是微賂之，使人報。良久，娘子者出，淡裝素裳，脩脩然有林下風致，年將四□，侍妾□數人，延坐淪茗。扣所欲，以馬對。笑曰：「細事也。」俄而置酒張筵，歌舞雜奏。既罷，邀入房，將與寢昵。賀自以武夫村野，非當與麗人偶，固辭。娘子歎曰：「吾棲居□年，又無子弟，只得群婢苟活。今夕不期而會，豈非天乎！宜勿以為慮。」遂留館。凡三夕始別，贖以百花驄及白金百兩，四卒各沽萬錢之贖。又云：「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住，倩寄一書。」握手眷眷而退。

賀還日，遑軍期，且獲罪，窘怖無計，奉馬獻之主帥，託以暴得疾，故遲歸。帥見馬，喜而不問，乃升為正將。越數日，持書至湖上，果於淨慈西松徑中，至姊宅，相見如烟親，仍約明日再集。亦留與亂。金珠幣帛，捆載以歸。自是每三四日一往，賀妻以獲財之故，一切弗問。

嘗往歡洽，逾暮，外報：「呂令人來。」姊失色，然無以拒。既至，三人共坐。令人者，招賀入小閣，峻責之。賀拜而謝過，哀懇再三，乃釋。經半歲，賀妻亡，窀穸之費，皆出於呂氏。乃憑媒灼納幣娶為妻室。逾三年，賀亦亡。先有三子，一居廬市，二從軍。令人詣府投牒，分囊裝遺之而乞身於姊家同處。明年，寒食，賀子上父塚，因訪姊家。姊云：「妹已歸臨平矣。」又明年，復詣其處，宅舍俱不知所在，唯松林內有兩古墳。賀子悲異，瞻敬而去。

#### 錢履道

錢履道，字嘉貞，京兆咸陽人。北虜皇統中，遊學商虢。過鄆縣，貪程不止，獨一僕相隨。天曠黑，不復辨路。信馬行到一大宅，扣門，將託宿。遇小妾從內出，驚語之曰：「此地近多狼虎，豈宜夜涉？」錢曰：「適不意迷途，敢求棲寓一席之地，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？」妾曰：「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。相公薨，唯夫人在，須稟命乃可。」遂入白之。少頃，延客相見。高堂峻屋，明燭盈前，已羅列杯盤。夫人容色端妍，冠服華盛，便與同宴。侍兒歌舞之妙，目所未睹。錢自謂奇遇，若游清都，情思蕩搖，莫知身世之所在，拱手敬坐，不輕交一談。諸人以為野顛，相視笑侮。罷席就枕。俄而燭至，夫人者復來，眾擁之登牀。錢趨下辭避，強之再三，於是共寢。

明日，留之飯。錢本漂泊旅人，既稱愜懷抱，累日不言去。一夕，正歡飲間，聞戶外傳呼聲，忽報云：「相公且至。」夫人遽起，諸妾奔忙而散。錢竄伏暗室，不敢喘息，因假寐。久之，狐嗥鴉噪，東方既明，人屋俱亡，但臥於疏叢古塚耳。狼狽而出，逢耕夫，始得官道。衣上餘香芬馥，經月乃歇。

#### 玉姨女甥

博陵崔書生，住長安永樂裡。先有舊業在渭南。貞元中，嘗因清明節歸渭南，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，日已晚，歇馬於古道。方北百餘步，見一女人靚裝華服，穿越榛莽，似失路於松柏間。崔閒步戲逼，漸近，乃以袖掩面，而足趾跌蹙，屢欲仆地。崔使小童逼而覘之，乃二八絕代之姝也。遂令小童詰之曰：「日暮何無儔侶，而悽惶於墟間耶！」默不對。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，更以僕馬奉送。美人回顧，意似微納。崔潛尾其後，以觀其近遠。美人上馬，一僕控之而前。才數百步，忽見女奴三數人，哆口空息，踉蹌而謂女郎曰：「何處求之不得。」擁馬行□餘步，則長年青衣數輩。駐足以候。崔漸近，乃拜謝崔曰：「郎君憐小娘子失路，脫驂僕以濟之。今日色已暮，邀郎君至莊可乎？」崔曰：「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？」青衣曰：「因被酒興酣，致此。」取北行一

二里，復到一樹林，空屋甚盛，桃李甚芳，又有青衣七八人，迎女郎而入。少頃，一青衣出，傳主母命曰：「小外甥因避醉，逃席失路，賴遇君子，恤以馬僕。不然，日暮，或值惡狼狐媚，何所不加？闔室感佩。且懇，即當奉邀。」青衣出入候問，如親戚之密。頃之，邀崔入宅。既見，乃命具酒，酒至，從容敘言：「某王氏外甥女，麗豔精巧，人間無雙，欲待君子巾櫛，何如？」崔邁逸者，因酒拜謝於坐側。俄命外甥出，實神仙也。

一住三日，宴游歡洽，無不酬暢。王氏稱其姨曰「玉姨」，好與崔賭。玉愛崔口脂合子，玉婉輸玉環相酬。崔輸且多，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，都輸玉姨。崔亦贏玉指環二枚。

忽一日，一家大驚曰：「有賊至。」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。才出，妻已不見，但身臥於一穴中。惟見堯花半落，松風晚清，黃萼紫英，草露沾衣而已。其贏玉指環，猶在衣帶，卻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，見僮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，已至闌中。見銘記曰：「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。平生憐重王氏外甥，外甥先歿，後令與外甥同葬。」棺柩儼然，開櫬中，各有一合，合內有玉環六七枚，崔比其賭者，略無異矣。又一合中，有口脂合子數枚，乃崔生輸者也。先問僕人，但見郎君入柏林，尋覓不得，方尋掘此穴，果不誤也。玉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。生感之，即為掩瘞仍舊云。

### 長孫紹祖

長孫紹祖，常行陳蔡間。日暮路側有一人家，呼宿。房內聞彈箜篌聲，竊於窗中窺之，見一少女，容態閒婉，明燭獨處。紹祖微調之，女撫弦不輟，笑而歌曰：

「宿昔相思者，今宵良會稀。欲持留客被，一願拂君衣。」

紹祖直前撫玩，女亦欣然曰：「何處公子，橫來相干。」因與會合。又謂紹祖曰：「昨夜好夢，今果有征。」屏風衾枕，率皆華整。左右有婢，仍命饌，頗有珍羞，而悉無味，又謙曰：「卒值上客，不暇更得佳醞。」才飲數杯，女復歌曰：

「星漢從復斜，風霜淒以切。自陳君不御，愁懷如百結。」

因前擁紹祖，呼婢撤燭共寢，復以小婢配其蒼頭。將曉，女揮淚與別，贈以金縷小盒子曰：「無復後期，時可相念。」紹祖乘馬出門，百餘步，顧視，乃一小墳也。愴然而去。其所贈盒子，塵埃積中，非生人所用物也。

### 皇尚書女

商人鄭紹者，喪妻後，方欲再娶。行經華陰，止於逆旅。因悅華山秀峭，乃自店南行，可數里，忽見青衣謂紹曰：「有人令傳意，欲暫邀君。」紹曰：「何人也？」青衣曰：「南宅皇尚書女也。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，遂令致意。」紹曰：「女未適人耶？何以止於此？」青衣曰：「女郎方自往求婿，故止此。」紹詰之。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數人，出命紹入，延紹於館舍。逡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甚麗，年可初笄，從婢□餘，並衣錦繡。既相見，即謂紹曰：「既遂披覲，當出形跡，冀稍從容。」紹唯唯隨之。復入一門，見珠箔銀屏，煥爛相照。閨閣之內，塊然無侶。紹乃問女：「是何皇尚書家？何得孤居如是？尊親焉在？嘉偶為誰？雖荷寵招，幸祛疑抱。」女曰：「妾是故皇公幼女也。少喪二親，久離城郭，故止於此。方求自適，不意良人惠然辱顧，既愜所願，何樂如之。」女乃命紹升榻坐定，具酒肴，出妓樂，不覺向夕。女引一金罍獻紹曰：「妾求佳婿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寧無自得。妾雖慚不稱，敢以金罍合盞，願求奉箕帚。可乎？」紹曰：「予一商耳，多游南北，唯利是求。豈敢與簪纓家為戚屬也？然遭逢顧遇，謹以為榮，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。」女乃再獻金罍，自彈箏以送之。紹聞曲音淒楚，感動於心，乃飲之。交獻，誓為伉儷。女笑而起，時已夜久，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，成禮。

至曙，女復於前備芳醪美饌，與紹歡醉。經月餘，紹曰：「我當暫出，以緝理南北貨財。」女泣曰：「鴛鴦匹對，未聞經月離也。」紹不忍。復經月餘，紹又言曰：「我商也，從江湖，涉道途，蓋是常分。雖深誠見挽，若不出行，亦心有所不樂，願勿以此為嫌。當如期而至。」女以紹言切，方許之。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。乃橐貨就路。

至明年春，紹復至此，但見紅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無人跡。紹號慟經日而返。

### 趙通判女

樂平明溪寧居院，為人家設水陸齋，招五□里外杉田院禪行者寫文疏，館之寢堂小室，村剝寥落，無他人伴處。時暮春末，將近黃昏，覺有婦女立窗下，意其比鄰淫奔，夙與僧輩私狎者。出視之，一女子頂魚鮫冠，語音儂利，儀貌不似田家人，相視喜笑曰：「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，尋常每到此，一寺上下，無不稔熟者。」寢居鄉曠，平生夢如此境像，惟恐不得當，曲意延接。遂同入房，閉戶張燈。寺童以酒一罍來饋，寧啟納之，女避伏牀下。寧謂僮曰：「文書甚多，過半夜始可了得，吾至此時方敢飲。」乃留之而去，復閉戶。女出坐對酌，胸次掛小鏡。寧廉觀之，問：「何用？」曰：「素愛此物，常以隨身。」所著衣皆素潔，而襞褶處不熨帖，（左亻右爭）（左亻右爭）露現。寧曰：「衣裳有土氣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久置箱篋，失於曬曝，故作蒸濕氣耳。」已而就枕，月色照燭如晝，女色態益妍，繾綣歡洽。寧終夕輾轉不成寐，女熟睡鼾齁。將曉出門，寧送之。又指示其處曰：「此吾居也，汝若未行，當復來。」

才別，而主僧相問訊，駭曰：「師哥燈下寫文字，但費眼力，何得辭氣困憊如此？」寧唯唯，未以實告。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，大驚曰：「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，其前種玫瑰花一株，花開時，人過而折枝者，必與女遇，或致禍，其來已久。今爾所見，是其鬼也，宜急歸，勿留。」寧愧懼而返，然臥病累月。後還俗為書生，今在淮南。

### 邵太尉女

保義郎解俊者，故荊南統制孫也。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。有過客且至，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，俊主其供張。日暮，客不至，因留宿。夜方初更，燭未滅，一女子忽來，進趨爛冶，貌甚華豔。俊半醉，出微詞挑之。欣然笑曰：「我所以來，正欲結綢繆之好耳。」遂升榻。問其姓氏居止，曰：「勿多言，只在寺後住。汝明夕尚能抵此否？」俊尤喜曰：「謹奉戒。」自是無日不來，仍從寺僧借一室，為久寓計。

經月餘，僧弗以為疑，外人固無知者。時以金銀釵珥為贈。俊既獲麗質，又得美財，歡愜過望，謂之曰：「吾未曾授室，欲憑媒妁往汝家，以禮幣娶汝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吾父官頗崇，安肯以汝為婿，但如是相從足矣。」俊信為誠，然而氣幹日尪瘠。

初，貨藥人劉大用與之游善，亦訝之。俊不以告。嘗兩人同出郭，遇遮道賣符水者，引劉耳語曰：「彼官人何得挾傷亡鬼白隨？不過三月死矣。」劉語俊。俊初尚抵諱，比而驚悟曰：「彼何由知？必有異。」便拉劉訪之旅邸。其人笑曰：「官員肯尋我耶？不然，幾壞性命。」留使同邸，並乞劉為伴。燃紙符□餘道，使俊吞之。劉密窺之，見其作法摩訶狀。一更後，聞門外女子哭聲，三更乃寂。

明旦，俊辭去，戒令勿復往寺中。諸僧後知其事，曰：「寺之左右，素無妖魅之屬。惟昔年邵宏淵太尉謫官時，喪一笄女，葬於後牆之外，必此也。」自是遂常出為僧患，僧甚苦之。遣僕詣武陵，白邵請改葬。邵許之，乃瘞於北門外五里田側。復出，擾居者。又徙於深山，其鬼始絕。

### 以下攢瘞之鬼

### 桃園女鬼

某州東門外，有桃園，叢莽處也。園中種桃，四繚周墉。弘治中，有少年元夕觀燈而歸，行經園旁，偶舉首，見一少女倚牆頭，露半體，容色絕美。俯視少年，略不隱避。少年略一顧，亦不為意，捨之行。前遇一人偕行，少年乃衛兵餘丁，其人亦同輩也。且行且縱話。其人問少年：「婚乎？」曰：「未。」曰：「今幾歲？」曰：「□九矣。」又告以時日八字。久之，至歧路，同



輩別而他之。少年獨行，夜漸深，行人亦稀，稍聞後有步履聲，回視，即牆頭女也，正相逐而來。少年驚問之。女曰：「我平日政自識爾，爾自忘之。今日見爾獨歸，故特相從，且將同歸爾家，謀一宵之歡爾。何以驚為？」少年曰：「汝何自知吾？」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，皆不謬。蓋適尾其同輩行，得之其口。少年聞之信，便已迷惑，偕行至家。

其家有翁媪居一室，子獨寢一房。始出時，自鑰其戶。逮歸，不喚翁媪，自啟其寢，則女已在室中坐矣。亦不晤其何以先在也。燈下諦翫之，殊倍媚嫵，新妝濃豔，衣飾亦極鮮華，皆綺羅盛服也。翁媪已寢，子將往鑿室取飲食，女言：「無須往，我已挈之來矣。」即從案上取一盒子，啟之，中有熟雞魚肉之類，及溫酒，取共飲食，其肴載猶熱也。啖已，就寢。女解衣，內外皆斬然新製。乃與之合，猶處子爾。將黎明，自去，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。迨夜復至，與之飲食寢合如昨。既而無夕不至，久而愈密。

鄰聞其女笑聲，潛窺見之，語翁媪曰：「而子必誘致良家子與居，事倘露，禍及二老，奈何？」翁媪因夜往覘，果見女在，以愛子故，且不驚之。

明日，呼而戒諭曰：「吾不忍聞於官，令汝獲罪。汝宜速絕。不然，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，當忍情執以聞矣。」子不敢諱，備述前因。然雖心欲絕之，而牽戀不忍。且彼亦逕自至，無由可斷。女雖知親責，殊不畏避。翁媪無如之何，復謀之於鄰，首諸官，展轉達於郡守李君。

守召子來，不問訊鞫，即自承伏云云，然不知其姓屬居止也。守思之，殆是妖祟，非人也。不下刑箠，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，明日驗之。子受教歸。

比夜入室，女早先知，迎謂曰：「汝何忽欲綴吾衣耶？袖中針線速與我。」子不能奪，即付之。翌日，復於守。守曰：「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裙。」子之剪歸。女復迎接，怒曰：「奈何又要剪吾衣裙？速付剪來，吾姑貸汝。」子亟予之。又復於守。守怒，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。兵將近其家，女已在室知之。時方晴皎，忽大雨作，眾不可前，乃返命於守。守益怒，命一健邑丞帥兵數□，往以取之。女亦在室，丞兵將至，忽大雷電，雨翻盆而下，雷火轟擊，殊不能進，亦回返以告。守曰：「然則任之。」呼子問曰：「女之姿貌果何似？衣裳何綠色？」子具言：「如是如是。其外內裳袂，一一皆是紵絲，悉新裁製也。每寢，解衣堆積甚多，而前後只此，終未嘗更易一件。其間一青比甲，密著其體，不甚解脫。即脫之，與一柳黃褲同置衾畔，不暫舍也。」守曰：「爾去，此後第接之如常時，吾自有處。」

子去時，通判某在座。守顧判曰：「吾有一語欲語公，恐公怒耳。」判曰：「何如？」守沉吟久之，曰：「此人所遇之女，殆是公亡過令愛。」判大怒曰：「公何見侮之甚！吾縱不肖，公同寅也。吾家有此等事耶？」守但笑謂曰：「公試歸問諸夫人。」

判愈怒，遽起歸衙，急呼妻，罵守，言「吾為老畜所辱，乃敢道此語」云云。妻扣其詳，判言「老畜聞女容貌衣飾如此，乃顧謂我」云爾。妻驚曰：「君姑勿怒，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？」蓋判有長女，未笄而殞，橫諸桃園中，其容色衣飾良是也。

判意少解，出語守：「吾妻云云。其當是吾女耶？」守曰：「因有之。且幽明異途，公何以怒為。第願公勿恤之，任吾裁治可耳。」判亦姑應之。既而無所施設，女來如故。

又久之，有巡鹽御史按部，事竣而去。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，守與郡者皆送之野。御史去，守返，兵當散去。守命：「勿散，從吾行。」守迂道從東門以歸。至桃園，守駐車，麾兵悉入園，即令發判女塚視之。女棺之前，有一竅如指大，四圍瑩滑，若有物久出入者。即斲棺視女貌如生，因舉而焚之。蓋守知女鬼已能神，故寢其事，乘其不知而忽舉。鬼果不能為也。守恐鬼氣侵子深，或復來纏滯，召入郡中，令守郡帑，與同役者直宿。三月無悉，乃釋之。其怪遂絕。後子亦竟無他。事在弘治中也。

### 翠薇

嘉靖初，清河丘任，青年未偶，才貌逸群，然疏狂落魄，為繼母不容，託跡江湖，客於吳楚。

一日，舟泊江陵僻岸。是夕，星月聯輝，水天一色。生撫景自適，命僮僕焚香，鼓琴於篷窗之下。俄聞岸畔喁喁人語，推篷見一女，姿容雅淡，丰韻輕揚，一婢乘絳紗燈後隨。生神思飄搖，相望長揖。女曰：「聆君琴奏，信步來此。」生振衣登岸，前詢姓氏。女曰：「妾乃兩淮鹽運使何公之側室也，小字翠薇，緣主婦妒，置妾於書亭。此地名花繚繞，曲水環旋，亦一勝境，君能一枉顧乎？」生曰：「奈司閻者覺何？」女曰：「莊嫗也，何足慮。」生忻然偕行。

果見幽亭一所，朱戶半扃，銀缸欲滅，圖書滿室，蘭麝熏人。生坐談久，因微諷之。女無言俯首。生會意，挽就枕，極盡綢繆。女曰：「妾身已委於君，君幸毋忘今夕。可也。」生曰：「猥蒙仙姬錯愛狂生，當銘刻心骨，何敢忘？」乃作《憶秦娥》詞以寄意曰：

「香篆裊，羅幃錦帳風光好。風光好，金釵斜亸，鳳顛鸞倒。恍疑身在蓬萊島，邂逅相逢緣不小。緣不小，最關情處，娥眉淡掃。」

女亦和曰：

「楊枝裊，恩情無限天將曉。天將曉，漏窮雞喚，教人煩惱。郵亭一夜風沙少，匆匆後會應難保。應難保，最傷情處，殘雲風掃。」

生覽之，羨曰：「睹卿佳製，較鄙句，奚啻瓊珠之與美玉。卿誠女中子建也。第繼自今夕，佳期尚可再否？」女泣曰：「妾不能盡訴此衷，但有羅巾題字，君歸途中，宜密觀，毋俾妾慚赤也。」生唯唯，揮涕而別。

抵舟啟視，巾上題一絕曰：

「不斷塵緣露本真，翠薇花下繞香魂。如今了卻風流願，一任東風啼鳥聲。」

生驚悵久之。

明日復訪故處，惟見空亭幽寂，景物蕭然，杳無人跡。就詢莊嫗，云：「此我主人何公書亭也。主人有妾名翠薇，工畫琴，善詩賦，我主甚愛之，為主婦妒而鳩死。主人憫惜，瘞此亭左，環植薇花，以誌之。君昨遇者，毋乃此乎？」生悲歎，因廣其韻曰：

「精爽依稀逼太真，何緣月下覩芳魂？清風一陣渾無跡，惟聽流泉鳴咽聲。」

復奠其塚而返。

### 某樞密使女

某州郡學倪升，成化丁酉，假讀一僧舍。壁間忽闢雙扉，升訝之曰：「人耶？鬼耶？」叩之，漠無人跡。諦視之，一女子態度整秀，衣飾黯淡，真神仙中人也。升不能制，竊謂曰：「僕素無紅葉之約，而乃有綠綺之奔，竟不識有是緣乎？」女視之，怫然曰：「爾謂紅葉之約，可也。謂綠綺之奔，妾豈文君比哉？」升謝罪。是夕，遂款一宿。女囑曰：「以君文學之士，千金之軀，一旦喪於今夕。慎勿洩露。終當為箕帚妾耳。」乃賦詩二律曰：

「窗掩蟬紗怯晚風，碧梧垂影路西東。自從金谷無春到，誰信藍橋有路通。」

良玉杯擎鸚鵡綠，精金帶束荔枝紅。鴛鴦帳裡空驚起，羞對青銅兩鬢蓬。」

又云：

「夢斷行雲會晤難，翠壺銀剪漏初殘。鴛鴦倦繡香猶在，雀扇題書墨未乾。」

滿院落花春事晚，繞庭芳草雨聲寒。掌中幾字迴文錦，安得郎君一笑看。」

自是日夕相與，經旬不返。父竊窺之，見其子或語或笑，或起或拜不一，始知其為妖眩也。速請招慶禪師名覺初者，夜方仗劍，危坐其室。見一女子哀祇曰：「氏本末末某樞密使之女，緣私忿而歿，魂魄未散，是成祟爾。願冀有之。」師即揮劍，墜死一地，沒。且，啟土丈餘，一棺中女子，面色如生，其額有泚。亟投諸火，穢氣入人臟腑，竟不可近。見《志怪錄》。

### 林知縣女

浙江陳生，隨父官泉州。出行，見一女子哭於麓，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我姓白，隨父之官，為盜掠殺一家，吾僅免。無歸，是以傷痛。」生豔其美，遂置之密室。父母使人窺之，乃見一白鵝，至門化為女子而入。父母語生：「早加斥絕。」生謂女曰：「卿是白鵝精，何為誤我？」謝曰：「我非妖精，乃前任林知縣之女。無罪，為父逼死。藁葬城外，故託白鵝以現。君他日前程遠大，位至御史。能念舊者，為葬朽屍，且恤吾母。則終天之感，永切泉壤矣。」生許之。女因謝去。後生果貴，任至御史，巡按廣東道。至泉州，求女屍葬之吉壤。以千金贈其母。

### 以下旅櫬之鬼

#### 符麗卿

審氏之據浙東也，每歲元夕，於明州張燈五夜，傾城士女，皆得縱觀。

至正庚子之歲，有喬生者，居鎮明嶺下，初喪其偶，鰥居無聊，不復出遊，但倚門佇立而已。□五夜三更盡，遊人漸稀，見一丫環，挑雙頭牡丹燈前導，一美人隨後，約年□七八，紅裙翠袖，迤邐投西而去。生於月下視之，韶顏稚齒，真國色也。神魂飄蕩，不能自持，乃尾之而去，或先之，或後之。行數□步，女忽回顧而微哂曰：「初無桑中之期，乃有月下之遇，事非偶然也。」生即趨前揖之曰：「敝居咫尺，佳人可能回顧否？」女無難意，即呼丫環曰：「金蓮，可挑燈同往也。」於是金蓮復回。

生與女攜手至家，極其歡昵，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。生問其姓名居址，女曰：「姓符，麗卿其字，淑芳其名，故奉化州判女也。先人既沒，家事零替，既無兄弟，仍鮮族黨，止妾一身，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。」生留之宿，態度精妍，詞氣婉媚，低幃昵枕，甚相歡愛。天明，辭別而去。及暮則又至。

如是者將半月，鄰翁疑焉。穴壁窺之，則見一粉妝靚體與生並坐於燈下，大駭。明日詰之，秘不肯言。鄰翁曰：「嘻，子禍矣。人乃至盛之純陽，鬼乃幽陰之邪穢。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，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，一日真元泄盡，災眚來臨。惜乎！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，可不悲夫。」生始驚懼，備述厥由。鄰翁曰：「彼言僑居湖西，子往訪問之，則可知矣。」

生如其教，逕投月湖之西，往來於長堤之上，高橋之下，訪於居人，詢於過客，並言無有。日將夕，乃入湖心寺少憩。行過東廊，復轉西廊，廊盡復得一暗室，則有旅櫬，白紙題其上曰：「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。」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，燈下立一盟器女子，背上有二字曰「金蓮」。生見之，毛髮盡豎，寒栗遍身，奔走出寺，不敢回顧。是夜借宿鄰翁之家，憂怖之色可掬。鄰翁曰：「玄妙觀法師，故開府王真人弟子，符籙為當今第一，汝宜急往求焉。」

明日，生謁觀內。法師望見其至，驚曰：「妖氣甚濃，何為來此？」生拜於座下，具述其事。法師以朱書符二道授之，令其一置於門，一懸於榻，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。生受符而歸，如法安頓。自此果絕來矣。

一月有餘，不覺又往衰繡橋訪友，留飲至醉，卻忘法師之戒，逕取湖心寺路以回。將及寺門，復見金蓮迎拜於前曰：「娘子久待，何一向薄情如是？」遂與生俱入內廊，直抵室中，女子宛然在坐，數之曰：「妾與君素非相識，偶於燈下一見，感君之意，遂以全體事君，暮往朝來，於君不薄，奈何信妖道士之言，遽生疑惑，便欲永絕，薄倖如是，妾恨之深矣。今幸得見，豈能相捨？」即握生手，至於柩前。柩忽自開，擁之同人，隨即閉矣。遂死於柩中。

鄰翁怪其不歸，遠近尋問。及至寺中停柩之室，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外，請於寺僧而發之，死已久矣，與女子之屍，俯仰臥於柩內，女貌如生焉。寺中僧眾歎曰：「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，死時年□有七，權厝於此，舉家還去，竟絕音耗，至今□有三年矣。不意作怪如是。」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。是後雲際之晝，月黑之宵，往往見生與女子攜手同行，一丫環挑雙頭牡丹燈前導。遇之者輒得重疾，寒熱交作，薦以功德，祭以牢醴，庶獲可痊，否則不起矣。居人大懼，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。法師曰：「吾之符籙，止能治其未然，今崇成矣，非吾所知也。聞有鐵冠道人者，見居四明山頂，考劾鬼神，法術靈驗，汝輩宜往求之。」

眾遂至山，攀緣藤葛，躡越谿澗，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，道人憑几而坐，方看道童調鶴。眾羅拜庵下，告以來故。道人曰：「山林隱士，且暮且死，烏有奇術？君輩過聽矣。」拒之甚堅。眾曰：「某本不知，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。」道人曰：「吾老矣，不復下山已六□餘年，小子饒舌，煩吾一行。」即與童子下山。步履輕捷，逕至西門外，結方丈之壇，踞席端坐，書符焚之。忽見符吏數輩，黃巾帛襖，金甲雕戈，長皆丈餘，屹立壇下。鞠躬請命，貌甚虔肅。

道人曰：「此間有邪祟為禍，驚擾生民，汝輩豈不知邪？宜疾驅之至。」受命即往。不移時，以枷鎖押女子與生並金蓮，俱到壇所，鞭捶揮撲，流血號泣。道人訶責良久，令其供狀，將吏遂以紙筆授之，俱各供數百言，今錄其略於此。喬生供曰：「伏念某喪室鰥居，倚門獨立，犯在色之戒，動多慾之求，不能效孫叔兒兩頭蛇而決斷，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憐。事既莫追，悔將奚及。」符女供曰：「伏念某青年棄世，白晝無鄰。六魄雖離，一靈未泯。燈前月下，逢五百年歡喜冤家；世上民間，作千萬人風流話本。迷不知返，罪不可逃。」金蓮供曰：「伏念某殺青為骨，染素成胎。墳隴埋藏，是誰作俑而用。面目機發，比人具體而微，既有名字之稱，可乏精靈之異，因而得計，豈敢為妖。」

供畢，將吏取呈道人，以巨筆判曰：「蓋聞大禹鑄鼎，而神奸鬼秘，莫得逃其形。溫嶠燃犀，而水府龍宮，俱得見其狀。惟幽明之異趣，乃詭怪之多端。物既不祥，遭之有害。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，妖豕啼野而齊襄殂。降禍為妖，興災作孽，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，□地分罰惡之司，使魑魅魍魎，無以容其奸；夜叉羅刹，不得肆其暴。矧此清平之世，坦蕩之時，而乃變幻形軀，依附草木，天陰兩濕之夜，月落參橫之辰，淵於梁而有聲，窺其室而無睹。蠅營狗苟，羊狼狼貪，疾如飄風，烈若猛火。喬家子，生猶不悟，死何恤焉？符氏女，死尚貪淫，生可知矣。況金蓮之怪誕，假盟器以成形，惑世誣民，違條犯法？狐綏綏而有蕩，鶻奔奔而無良，惡貫已盈，罪名不宥。陷人坑從今填滿，迷魂陣自此打開，燒毀雙明之燈，押赴九幽之獄，沉淪陰翳，永無出期。判詞已具，主者奉行。急急如律令。」即見此三鬼悲啼躑躅，為將吏驅掉而去。道人拂袖入山。

明日眾往謝之，不復可見，止有草庵存焉。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，其法師則已病暗啞，不能言矣。

#### 任氏妻

高密王玄之，少美丰儀，為蕪春丞。秩滿歸鄉，至家，在郭西。嘗日晚，徙倚門外，見一婦人從西來，將入郭，姿色殊絕可喜，年□八九。明日出門，又見之。如此數日，日暮輒來。王戲問之曰：「家在何處，暮暮來此？」女笑曰：「兒家近在南岡，有事須至郭。」王試挑之，女遂欣然，因留宿，甚相親昵。明日辭去，數夜輒一來。後乃夜夜來宿。王情愛甚至，試謂曰：「家既近，許相過否？」答曰：「家甚狹陋，不堪延客。且與亡兄遺女同居，不能無嫌疑耳。」王遂信之，寵念轉密。於女工特妙。王之衣服，皆女裁製，見者莫不歎賞之。左右一婢，亦有美色，常以之隨。其後，雖在晝日，亦不復去。王問曰：「兒女得無相望乎？」答曰：「何須強預他家事。」

如此積一年後，一夜忽來，色甚不悅，啼泣而已。王問之，曰：「過蒙愛接，方復離異，奈何？」因嗚咽不能止。王驚問故，女曰：「得無相難乎？兒本前高密令女，嫁為任氏妻。任無行見薄，父母憐念，呼令歸。後乃遇疾卒，殯於此。今家迎喪，明日當去。」王既愛念，不復嫌忌，乃便悲惋。問：「明日將至何時？」曰：「日中耳。」一夜敘別不眠。明日臨別，女以金鑲玉杯及玉環一雙為贈，王以繡衣一箱答之。各握手揮涕而別。明日至期，王於南岡視之，果有家人迎喪，發櫬，女顏色不變，粉黛如故。見繡衣一箱在棺中，而失其所送玉杯及玉環。家人方覺有異，王乃前具陳之，兼示之玉杯與環。皆捧之悲泣。因問曰：「兒女是誰？」曰：「家中二郎女，□歲病死，亦殯其旁。」婢亦帳中木人也，其貌正與從者相似。王乃臨柩，悲泣而別。左右皆感傷，後念之切，遂恍惚成疾，數日方愈，然每思輒忘寢食也。

### 縣尉妻

新繁縣令妻亡，喚女工作凶服。中有婦人婉麗殊絕，縣令悅而留之，甚見寵愛。後數月，一旦慘悴，言辭頓咽。令怪而問之，曰：「本夫將至，身方遠適，所以悲耳。」令曰：「我在此，誰如我何？第自飲食，無苦也。」後數日，求去，止之不可，留銀杯一枚為別，謂令曰：「幸甚相思，以此為念。」令贈羅襪。去後恒思之，持銀杯不捨手，每至公衙，即放案上。縣尉已罷職還裡，其妻之柩，尚在新繁，遠來移歸。投刺謁令，令甚厚待。尉見銀杯，數竊視之。令問其故，對云：「此是亡妻柩中物，不知何得至此？」令歎良久，因具言始末，兼論婦人形狀音聲，及留杯贈羅之事。尉憤怒終日，後方開棺，見婦人抱羅而臥。尉怒甚，積薪焚之。

### 劉照婦

劉照，建安中為河間太守。婦亡，埋棺於府園中。遭黃巾賊，照委郡走。後太守至，夜夢見一婦人，往就之，後又遺一雙鎖。太守不能名，婦曰：「此菱菱鎖也，以金縷相連，屈申在人，實珍物。吾方當去，故以相別，慎勿告人。」後二日，照遣兒迎喪，守乃悟其去也。兒見鎖悲感不已。

姑蘇雍熙寺，每月夜向半，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，歌小詞，且哭且歎，聞者就之，輒不見。其詞云：

「滿目江山憶舊游，汀花汀草弄春柔，長亭艤住木蘭舟。好夢易隨流水去，芳心空逐曉雲愁，行人莫上望東樓。」

好事者錄藏之。土子慕容巖卿見之，驚曰：「此余亡妻所為，外人無知者，君何從得之？」客告之故，巖卿悲歎曰：「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。」此則旅鬼之貞者。

### 張氏子遇女

揚州鹽商張某，陝西人，挈少子居旅邸。某暫還鄉，叮嚀老僕，善調護。而郎君既經時，僕見其貌殊瘦，詢其隨身僮子，云：「每夜深，有美女從窗而入，未明即去。」僕謂僮子：「盍取伊物件為驗。」僮俟女就寢，竊一紫羅鳳鞋與僕。僕遍訪無所遇，而張生病矣。後因縫人某甲至，示之以鞋。甲愕然曰：「若從何得此？」僕語之故而問焉，云：「去年在巨族某氏，為某次女作嫁時服，一日，忽有女子立屏間，招我度量身材，便暗記其鞋。已而主翁怪衣裳短狹，減工價，謂余誣其女出閨闈莫能辨也。今據此究之。」即引僕詣其家，傳鞋於內，託言為樣求售。翁見而驚曰：「此斂吾長女之具，必盜墓得之。」欲執兩人聞官。始吐實，翁未信。往叩張生，生道其姿容服飾，真翁亡女也。遂發墓，見棺前有巨竅，若有物出入者。啟視，則面色如生，一足無鞋矣。翁怒而焚之。張生從是病癒。

### 以下幽婚

### 崔少府女

盧充，范陽人。家西三里，有崔少府墓。充年二，先冬至一日，出宅西獵，射獐，中之。獐倒而復起，充逐之，不覺遠去。見道北一里許，高門瓦屋四週，有如府舍，不復見獐。門中一鈴下唱客前，有一人投一襖新衣，曰：「府君以繫郎。」充看訖，進見。少府語充曰：「尊府君不以僕門鄙，近得書，為郎君索少女為婚，故相迎耳。」便以書示。充父亡時雖小，然已識父手跡，即歔歔無復辭免。便敕內：「盧郎已來，便可使女妝嚴。」既就東廊，及至黃昏，內白：「女郎妝竟。」崔語充：「君可至東廊。」既至，婦已下車，立席頭，即共拜。時為三日給食，三日畢，崔謂充曰：「君可歸。女生男，當以相還。無相疑。生女，當留養。」敕內嚴車送客。

充便出，崔氏送至中門，執手涕零。出門，見一犢車，駕青牛。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。尋追傳教，將一人投一襖衣與充，相問曰：「姻緣始爾，別甚悵悵。今故置衣一襲，被褥一副。」充上車，去如電逝，須臾至家。母問其故，充悉以狀對。

別後四年，三月，充臨水戲，忽見旁有犢車，乍沉乍浮，既而上岸，同坐皆見，而充往開其車後戶，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，女抱兒以還充，又與金碗，並贈詩曰：

「煌煌靈芝質，光麗何猗猗。華豔當時顯，嘉異表神奇。含英未及秀，中夏罹霜萎。榮耀長幽天，世路未亡施。不悟陰陽運，哲人忽來儀。」

充取兒，碗及詩。忽然不見。充後乘車入市賣碗，冀有識者。有一婢識此，還白大家曰：「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碗。」大家，即崔氏親姨母也。遣兒視之，見如婢言。乃上車敘姓名，語充曰：「昔我姨姊少府女，未嫁而亡。家親痛之，贈一金碗著棺中。可說得碗本末？」充以事對，此兒亦為悲咽。齎還白母，母即令詣充家，迎兒還。諸親悉集，兒有崔氏之狀，又復似充貌。兒，碗俱驗，姨母曰：「我外甥也。」即字溫休。溫休者，是幽婚也。遂成令器，歷郡守，子孫冠蓋相承至今。其後生植，字幹，有名天下。

### 崔女郎

滎陽鄭德楙，常獨乘馬，逢一婢，姿色甚美。馬前拜云：「崔夫人奉迎鄭郎。」鄭愕然曰：「素不識崔夫人，我未有婚，何故相迎？」婢曰：「夫人小女，頗有容質。且以清門令族，宜相匹敵。」鄭知非人，欲拒之。即有黃衣蒼頭餘人至，曰：「夫人趣郎進。」輒控馬，其行甚疾，耳中但聞風鳴。奄至一處，崇垣高門，外皆列植楸桐。鄭立於門外，婢先入。須臾，命引鄭郎入。進曆數門，館宇甚盛。夫人著素羅裙，年可四許，姿容可愛，立於東階下。侍婢八九，皆鮮整。鄭趨謁再拜。夫人曰：「無怪相屈，以鄭郎清族美才，願託姻好。小女無堪，幸能垂意。」鄭見逼，不知所對，但唯唯而已。夫人乃上堂，命引鄭郎自西階升，堂上悉以花蘭薦地，左右鋪局腳牀，七寶屏風，黃金屈膝，門垂碧箔，銀鈎珠絡。長筵列饌，皆極豐潔。乃命坐。夫人善清談，敘置輕重，世難與比。食畢，令酒，以銀尊貯之，可三斗餘，琥珀色，酌以金鑲杯。侍婢行酒，味極甘香。向暮，一婢前白：「女郎已嚴妝竟。」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，浴以香湯，左右進衣冠履襪。有美婢二人扶入，恣為調謔，自堂及門，步致花燭，乃延入帳。女年四五，姿色甚豔，目所未睹。被服燦麗，冠絕當時。鄭遂欣然，其夜成禮，宿於東堂。堂中置紅羅繡帳，衾幃褥席，悉皆精絕。女善彈箏篴，曲詞新異。鄭問：「前乘馬來，今在何處？」曰：「已飼之矣。」如此百餘日，鄭雖情愛頗重，而心稍嫌忌。因謂女曰：「可得同歸乎？」女慘然曰：「幸託契會，得事巾櫛。然幽冥理隔，不遂如何？」因涕泣交下。鄭審其怪異，乃白夫人曰：「家中相失，頗有疑怪，乞賜還也。」夫人曰：「過蒙見顧，良深感慕。然幽冥殊途，理當暫隔。分離之際，能不泫然！」鄭亦泣下。乃大宴會，與別曰：「後三年當相迎也。」鄭因拜辭。婦出門揮淚握手曰：「雖有後期，尚延年歲。歡會尚淺，乖離苦楚，努力自愛！」鄭亦悲惋。婦以襪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，曰：「若未相忘，以此為念。」乃別而去。夫人敕送鄭郎，乃前青驄也。被帶甚精。鄭乘馬出門，倏忽復至其家。奴遽云：「家中已失一年矣。」視其所贈，皆真物也。家人語云：「郎君出行後，其馬自歸，不見有人送到。」鄭始尋其故處，惟見大墳，旁有小塚。塋前列樹，皆已枯矣，而前所見，悉華茂。詢之左右人家，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。鄭尤異之。自度三年之期，必當死矣。後至期，果見前使婢乘車來迎，鄭曰：「生死固有定命，苟得樂處，吾復何憂？」乃悉分判家事，預為終期。明日乃卒。

### 田夫人

貞元中，有崔煒者，故監察向之子。向有詩名，知於人間。向為南海從事，煒居南海，意豁如也，不事家產，多友豪俠輩。數年，財業殫盡，多棲止佛舍。時中元日，番禺人多獻其珍異於佛廟，集百戲於開元寺。煒因閒玩，見乞食老嫗，因隱而破他人之酒甕，當罇者毆之。計其值，僅一緡而已。煒為脫衣，償其所值。嫗不謝而去。異日又來，乃曰：「前日謝子脫其難，吾善灸贅疣，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與子，遇贅疣，灸一炷，當即愈。不獨愈疾，且兼獲美豔。」煒舉手接之，嫗倏亦不見。

後數日，因游海光寺，遇一老僧，贅疣在耳。焯出艾試灸之，應手而落。其僧感之，謂焯曰：「貧道無以奉酬，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。此山下有一任翁者，藏鏹巨萬，亦有斯疾。君子能療之，當有厚報。請為書達焉。」焯曰：「然。」任翁一聞喜躍，禮請甚謹。焯因出艾，一灸而愈。任翁告焯曰：「謝君子痊我所苦，無以厚酬，當出千萬奉子。幸一從容，無草草而去。」因被留款。焯素善絲竹，能造其妙，聞主人堂中琴聲，乃詰家童。曰：「主人之愛女也。」因請琴彈之。女潛聽而有意焉。時任翁家事鬼，其鬼甚靈，每歲必殺一人饗之。期已逼矣，求人不得。任翁憂悶無措，乃計曰：「今崔客既無血屬，可以為饗。吾聞大恩尚不報，況愈小疾乎。」遂令具神饌，俟夜半，擬殺焯。已潛肩焯所處之室，而焯不之悟。是女密知之，潛持刀於窗隙間告焯曰：「吾家事鬼，今夜當殺汝而祭之。汝可以此破窗遁去。不然，少頃死矣。此刀亦望將去，無相累也。」焯聞，恐怖流汗，以刀斷窗櫺，攜艾躍出，拔鍵而走。任翁俄覺，率家僮十餘人，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，幾及之。焯因迷道失足，墜於大枯井中。追者失蹤而返。

焯雖墜井，為稿葉所藉，幸而不傷。及曉視之，乃一巨穴，深百餘丈，無計得出。四旁嵌空，宛轉可容千人，中有一白蛇在焉，可長數丈，光照穴中。前有石臼，巖上有物滴下白，色如飴蜜，蛇就飲之。焯察蛇有異，乃詣蛇，稽顙謂之曰：「龍王，某不幸墮此，願王憫之，而不為害。」因飲其餘，遂不饑渴。細視蛇之唇吻，亦有疣焉。焯感蛇見憫，欲為灸之，而恨無火。須臾，忽有飄火入穴，焯乃燃艾，啟蛇而灸，則疣應手墮地。蛇之飲食久已妨礙，及去，頗以為適，遂吐寸珠酬焯。焯不受而啟曰：「龍王能施雲雨，陰陽莫測，行藏在己，必能拯拔沉淪。倘賜挈維，得還人世，則死生感激。但遂歸心，不願懷寶。」蛇遂吞珠，蜿蜒將有所適。焯即再拜，跨蛇而出。

去不由穴口，只由洞中行，約數里，其中幽暗若漆，但蛇之光燭兩壁，時見繪畫古丈夫，咸有冠帶。最後觸一石門，門有金獸鑿環，洞然明朗。蛇抵此不進，而卸下焯。焯將謂已達人世矣。入戶，但見一室，穴闊可百餘步。穴之四壁，皆鑿為房室。當中有錦繡數間，垂金泥紫幃，更飾以珠玉，炫晃如明星之綴。帳前有金爐，爐上有蛇龍鸞鳳，龜蛇燕雀，皆開口噴出香煙，芳芬鬱鬱。旁有小池，砌以金壁，貯以水銀，覺驚之類，皆琢瓊瑤而泛之。四壁有牀，咸飾以犀象，上有琴瑟笙簧，鼗磬祝歌，不可勝記。焯細視，手澤尚新。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。良久，取琴試彈，四壁戶榻皆啟，有小青衣出而笑曰：「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。」遂卻走入。須臾，有四女，皆古環髻，曳霓裳之衣。謂焯曰：「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？」焯乃舍琴再拜。女亦酬拜。焯曰：「既是皇帝玄宮，皇帝何在？」曰：「暫赴祝融宴爾。」遂命焯就榻鼓琴。焯彈胡笳，女曰：「何曲也？」曰：「胡笳也。」曰：「何謂胡笳？」焯曰：「漢中郎蔡邕之女文姬被虜，沒於胡中。及歸，感胡中故事，因撫琴而成斯弄，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。」女皆恬然曰：「大是新曲。」遂命酌醴傳觴。焯乃叩首求歸，詞旨頗切。女曰：「崔子既來，皆是宿分，何必匆遽？幸且駐淹。羊城使者少頃當來，可以隨往。」謂崔子曰：「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，便可相見。」崔子莫測所由，未敢應荷。已命侍女召田夫人，田夫人不肯至，曰：「未奉皇帝詔，不敢見崔家郎君。」再命不至。女謂焯曰：「田夫人淑德美麗，世無儔匹，願君子善待之，亦宿業耳。夫人即齊王女也。」崔子曰：「齊王何人也？」女曰：「王諱橫。昔漢初國亡，而居海島者。」遂巡，有日影入照座中。焯因舉首，上見一穴，隱隱然睹人間天漢耳。四女曰：「羊城使者至矣。」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，須臾至座間，背有一丈夫，衣冠儼然，執大筆，兼封一青竹簡，上有篆字，進於香几上，四女命侍女讀之，曰：「廣州刺史徐紳死，安南都護趙昌充替。」女酌醴飲使者，使者唱喏，謂焯曰：「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，以相酬勞。」焯但唯唯。四女曰：「皇帝有敕令，與郎君國寶陽燧珠，將往至彼，當有胡人具萬緡而易之。」遂命侍女開玉函，取珠授焯。焯再拜而捧之。謂四女曰：「焯不曾朝謁皇帝，又非親族，何見遺如是。」女曰：「郎君先人有詩，帝愧之，亦有詩繼和。賞珠之意，已露詩中，不假僕說。郎君豈不曉耶。」焯曰：「敢遂請皇帝詩。」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：

「千歲荒丘隳路隅，一章太守重椒塗。感君拂拭意何極，報爾佳人與明珠。」

焯曰：「皇帝元何姓？」女曰：「已後當自知爾。」女又謂焯曰：「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潤寺靜室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。」焯遂再拜告去，欲躡羊背。女曰：「知有鮑姑艾，可留少許。」焯但留艾，不知鮑姑是何人也。遂留之。瞬息而出穴，履於平地，遂失使者與羊所在。望其星漢，時及五更矣。俄聞蒲潤寺鐘聲，遂抵寺。僧人以早糜見餉，遂歸廣州。崔子先第舍稅居，至日往主人舍詢之，已三年矣。主人謂焯曰：「子何所適，而三秋不返。」焯不實告。開其戶，塵榻儼然，頗懷悽愴。問刺史徐紳，果已死，而趙昌替矣。乃抵波斯店，潛覓是珠。有老胡人一見，遂匍匐禮拜曰：「郎君之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。不然，不合得斯寶。」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。崔子乃具實告，方知皇帝是趙佗也。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。遂具萬緡而易之。崔子詰胡人曰：「何以辨之。」曰：「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，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，盜歸番禺，僅千載矣。我國有能玄象者，言來歲國寶當歸，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，抵番禺而搜索，今日果有所獲矣。」遂出玉液而洗之，光鑿一室。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。焯得金，遂具家產。然羊城使者，竟無影響。忽有事於城隍廟，見神像有類使者，又睹神筆上有細字，乃侍女所題也。方具酒脯而奠之。兼重粉繪，及廣其宇。是知羊城即廣州，城隍廟有五羊焉。又征任翁之室，則村老云：「南越尉任囂之墓耳。」及登越王殿臺，觀先人詩云：「越井岡頭松柏老，越王臺上生秋草。古墓千年無子孫，野人踏踐成官道。」兼睹越王繼和詩，蹤跡頗異。乃詢其主者。主者曰：「徐大夫紳，因登此臺，感崔侍御詩，故有粉飾。臺殿所以煥赫耳。」後將及中元日，遂豐潔香饌甘醴，屆於蒲潤寺之僧室。夜半，果四女及田夫人至，容儀豔逸，言皆澹雅。四女與崔生會飲，諧謔。將曉，告去。崔子遂再拜訖，致書達於越王，卑辭厚禮，敬荷而已。遂與夫人歸室，因詰夫人曰：「既是齊王女，何以遠配於南越。」夫人曰：「某國破家亡，遭越王所虜，以為嬪御。王薨，因為殉，乃今不知幾時也。看烹酈生如昨日耳。每憶故事，不覺潸然。」焯問曰：「彼四女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其二東甌王搖所獻；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。盡為殉耳。」又問曰：「昔四女『鮑姑』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鮑靜女，葛洪妻也。多行灸道於南海耳。」焯歎曰：「乃昔乞巧之老嫗焉。」又曰：「四女呼蛇為『玉京子』，何也。」曰：「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，故號『玉京子』耳。」焯因在穴飲龍之餘，肌膚少嫩，筋骨清健。後居南海餘載，遂散金破產，棲心道門，挈室往羅浮，訪其鮑姑。後竟不知所適。

田橫強死，其魂壯烈，又有五百義士相從，宜為神矣。不省任囂趙佗諸公，何以富貴如故？豈所謂取精多，用物宏者耶？羊城使者尚獲粉繪之報，而任女活命之恩，全無照應。一段良姻，反為田夫人所占，吾甚不平。

### 寶玉

進士王勝蓋夷，元和中求薦於同州。時賓館填溢，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俊試。既而他室皆有客，惟正堂以草繩係門。自牖而窺其室，獨牀上有褐衾，牀北有破籠，此外更無有。問其鄰，曰：「處士寶三郎玉居也。」二客以西廂為窄，思與同居，甚喜其無姬僕也。及暮，寶處士者，一驢一僕，乘醉而來。夷勝前謁，且曰：「勝求解於郡，以賓館喧，故寓於此。所得西廊亦甚窄，君子既無姬僕，又是方外之人，願略同此堂，以俟郡試。」玉固辭，接對之色甚傲。夜深將寢，忽聞異香。驚起尋之，則見堂中垂簾幃，喧然笑語。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。屏幃四合，奇香撲入。鵬盤珍膳，不可名狀。有一女，年可八九，嬌麗無比，與寶對食。侍婢十餘人，亦皆端妙。銀爐煮茗方熟，坐者起，入西廂帷中，侍婢悉入，曰：「是何兒郎，衝突人家？」寶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語。夷勝無以致辭，啜茗而出。既下階，聞閉戶之聲，曰：「瘋狂兒郎，因何共止？古人卜鄰，豈虛哉。」寶辭以「非己所有，難拒異客，必慮輕侮，豈無他宅？」因復歡笑。

及明，往覘之，盡復其舊。寶獨偃於褐衾中，拭目方起，夷勝詰之，不對。夷勝曰：「君畫為布衣，夜會公族，苟非妖幻，何以致麗人？不言其實，當即告郡。」寶曰：「此固秘事，言亦無妨。比者，玉薄游太原，晚發冷泉，將宿於孝義縣。陰晦失道，夜投人莊，問其主，其僕曰：『汾州崔司馬莊也。』令人告焉，出曰：『延入。』崔司馬年可五十餘，衣緋，儀貌可愛。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，詰其中外親族，乃玉舊親，知其為表丈也。自幼亦嘗聞此丈人，但不知官位。慰問懇懇，情意甚優重。因令報其妻曰：『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，是吾之重表姪。夫人亦是丈母，可見之。從宦異方，親戚離阻，不因行李，豈得相逢？請即見。」



』有頃，一青衣曰：『屈三郎入。』其中堂陳設之盛，若王侯之居。盤饌珍奇，味窮海陸。既食，丈人曰：『君今此游，將何所求？』曰：『求舉資耳。』曰：『家在何郡？』曰：『海內無家。』丈人曰：『君生涯如此，身事落然。蓬游無抵，徒勞往復。丈人有女，年近長成，今便令奉事。衣食之給，不求於人。可乎？』玉起拜謝。夫人喜曰：『今夕甚佳，又有牢饌，親戚中配屬，何必廣召賓客？吉禮既具，便取今夕。』謝訖，復坐。又進食。食畢，揖玉憩於西廳。具沐浴訖，授衣巾，引相者三人來，皆聰明之士。一姓王，稱郡法曹；一姓裴，稱戶曹；一姓韋，稱郡督郵。相讓而坐。俄而禮與香車皆具，花燭前引，自廳西至中門，展親御之禮。因又繞莊一周，自南門入中堂，堂中帷帳已滿。成禮訖。初三更，妻告玉曰：『此非人間，乃神道也。所言汾州，陰道汾州，非人間也。相者數子，無非冥官。妾與君宿緣，合為夫婦，故得相遇。人神路殊，不可久住，君宜速去。』玉曰：『人神既殊，安得配屬？已為夫妻，便合相從。何為一夕而別也？』妻曰：『妾身奉君，固無遠近。但君生人，不合久居於此。君速命駕。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，用盡復滿。所到必求靜室獨居，少以存想，隨念即至。□年之外，可以同行，今且晝別齊會耳。』玉乃入辭。崔曰：『明晦雖殊，人神無二。小女子得奉巾櫛，蓋是宿緣。勿謂異類，遂猜薄之。亦不可言於人。公法訊問，言亦無妨。』言訖，得絹百匹而別。自夜獨宿，思之則來，供帳饌具，悉其攜也。若此者，五年矣。」

夷勝開其篋，果有絹百匹。因各贈三□匹，求其秘言之。言訖遁去，不知所在。

### 秦女大聖

隴西辛道度者，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，比見一大宅，有青衣女子在門。度詣門下求殮。女子入告，奉女郎命，召入閣中。女郎於西榻坐。度稱姓名，敘起居，即畢，命坐東榻，即治飲饌。食訖，女謂度曰：「我秦閔王女，出聘曹國，不幸無夫而亡，亡來已二□三年，獨居此宅。今日君來，願為君婦。」經三宿後，女郎自言曰：「君是生人，我鬼也。共君宿契，此會可三宵，不可久居，當有禍矣。然茲信宿，未悉綢繆，既已分飛，將何表信？」即命取牀後盒子開之，以金枕一枚，與度為信，乃分袂泣別，即遣青衣送出門外。未逾數步，不見舍宅，惟有一塚。度當時慌忙出走，視其金枕在懷，乃無變異。尋至秦國，以枕於市貨之。恰遇秦妃東遊，親見度賣金枕，疑而索看，詰度何處得來。度具以告。妃聞悲泣不能自勝，然尚疑耳。乃遣人發塚，起柩視之，原葬悉在，惟不見枕。解體看之，交情宛若，秦妃始信之，歎曰：「我女大聖，死經二□三年，猶能與生人交往，此是我真女婿也。」遂封度為駙馬都尉，賜金帛車馬，令還本國。因此以來，後人名女婿為駙馬。出《搜神記》。

### 隋縣主

唐貞元中，河南獨孤穆者，客淮南，夜投大義縣宿。未至□餘里，見一青衣乘馬，顏色頗麗。穆微以詞調之，青衣對答甚有風格。俄有車輅北下，導者引之而去。穆遽謂曰：「向者粗承顏色，謂可以周旋終接，何乃頓相捨乎？」青衣笑曰：「愧恥之意，誠亦不足。但娘子少年獨居，性甚嚴整，難以相許耳。」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。青衣曰：「姓楊，第六。」不答其他。既而不覺行數里，俄至一處，門館甚肅。青衣下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館，秉燭陳榻，衾褥畢具。有頃，謂穆曰：「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？」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。青衣曰：「果如是，娘子與郎君乃有舊。」穆訊其故。青衣曰：「某賤人也，不知其由。娘子即當自出申達。」須臾設食，水陸畢備。食訖，青衣數□人前導，曰：「縣主至。」見一女，年可□三四，姿色絕代。拜跪訖，就坐。謂穆曰：「莊居寂寞，久絕賓客，不意君子惠顧。然而與君有舊，不敢使婢僕言之，幸為勿笑。」穆曰：「羈旅之人，館穀是惠，豈意特賜相見，兼許敘舊。且穆平生未離京洛，是以江淮親故，多不之識，幸盡言也。」縣主曰：「欲自陳敘，竊恐驚動長者。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。君亦何從而識？」穆初聞其姓楊，及自稱縣主，意已疑之。及聞此言，乃知是鬼，亦無所懼。縣主曰：「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，世稟忠烈，故欲奉託，勿以幽冥見疑。」穆曰：「穆之先祖，為隋室忠臣，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，故欲相託，乃平生之樂聞也。有何疑焉？」縣主曰：「欲自宣泄，實增悲感。妾父齊王，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傾覆，妾之君父同時遇害。大臣宿將，無不從逆，唯君先將軍，力拒逆黨。妾時年幼，尚在左右，具見始末。及亂兵入宮，賊黨有欲相逼者，妾因罵辱之，遂為所害。」因悲不自勝。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，大約多同隋史。久之，命酒對飲，言多悲咽，為詩以贈穆曰：

「江都昔喪亂，闕下多搆兵。豺虎恐吞噬，干戈日縱橫。逆徒自外至，半夜開重城。膏血浸宮殿，刀槍倚簷楹。今知從逆者，乃是公與卿。白刃污黃屋，邦家遂因傾。疾風表勁草，世亂識忠臣。哀哀獨孤公，臨死乃結纓。天地既板蕩，雲雨時未亨。今者二百載，幽懷猶未平。山河風月古，陵寢露煙青。君子秉垣德，方垂忠烈名。華軒一惠顧，土室以為榮。丈夫立志操，存沒感其情。求義若可託，誰能抱幽貞？」

穆深嗟歎，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問其平生製作。對曰：「妾本無才，但好讀古集。嘗見謝家姊妹，及鮑氏諸女，皆善屬文，私懷景慕。帝亦雅好文學，時時被命。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，妾每見其文，心頗鄙之。何者；情發於中，但直敘事耳。何足稱贊？」穆曰：「縣主才自天授，乃鄴中七子之流。道衡安足比擬？」穆遂賦詩以答之，曰：

「皇天昔降禍，隋室如綴旒。患難在雙闕，干戈連九州。出門皆凶豎，所向多逆謀。白日忽然暮，頽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結纆，宗社亦貽羞。溫室兵始合，宮闈血已流。憫哉吹簫子，悲啼下鳳樓。霜刃徒見逼，玉笄不可求。羅襦遺侍者，粉黛成仇讎。邦國已淪覆，餘生誓不留。英英將軍祖，獨以社稷憂。丹血濺離辰，豐肌染戈矛。今來見禾黍，盡日悲宗周。玉樹深寂寞，泉臺千萬秋。感茲一顧重，願以死節酬。幽顯尚不昧，終焉契綢繆。」

縣主吟諷數回，悲不自勝者久之。逡巡，青衣人皆將樂器。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：「言及舊事，但恐使人悲感。且獨孤郎新至，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？某請充使，召來家娘子相伴。」縣主許之。既而謂穆曰：「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，亦當時遇害，近在於此。」俄頃即至，甚有姿色。因作樂，縱飲甚歡。來氏歌數曲，穆惟記其一云：「平陽縣中樹，久作廣陵塵。不意何郎至，黃泉重見春。」良久，曰：「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，豈期今日，忽有嘉禮。」縣主曰：「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，願一相見，欲豁幽憤耳。豈可以塵土之質，厚誣君子。」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：「求義若可託。誰能抱幽貞？」縣主微笑曰：「亦大強記。」穆因以歌諷之曰：

「金闈久無主，羅袂坐生塵。願作吹簫伴，同為騎鳳人。」

縣主亦以歌答曰：

「朱軒下長路，青草啟孤墳。猶勝陽臺上，空看朝暮云。」

來氏曰：「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後兄子，正見江都之亂，其事遂寢。獨孤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，今日相對，正為嘉偶。」穆問縣主：「所封何邑？」縣主曰：「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，時駕幸仁壽宮，因名壽兒。明年，太子即位，封清河縣主。上幸江都宮，徙封臨安縣主。特為皇后所愛，常在宮內。」來曰：「夜已深矣，獨孤郎宜早成禮。某當奉候於東閣，俟曉拜賀。」於是群婢戲謔，皆若人間之儀。既入臥內，但其氣奄然，其身頗冷。頃之，泣謂穆曰：「殯謝之人，久為塵灰，幸得奉事巾櫛，死且不朽。」於是復召來氏，飲宴如初。因問穆曰：「聞君今適江都，何日當回？有以奉託，可乎？」穆曰：「死且不顧，何有不可？」縣主曰：「帝既改葬，妾獨居此。今為惡王墓所擾，欲聘妾為姬妾，以帝王之家，義不為凶鬼所辱。本願相見，正為此耳。君將適江南，路出其墓下；以妾之故，必為所困。道士王善文書符於淮南市，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，即免矣。」又曰：「妾居此，亦終不安。君江南回日，能挈我俱去，置我洛陽北坂上，得與君相近，永有依託，生成之惠也。」穆皆許諾，曰：「遷葬之禮，乃穆家事矣。」酒酣，倚穆而歌曰：

「露草芊芊，頽壑未遷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幾年。

與君先祖，疇昔恩波。死生契闊，忽此相過。

誰謂佳期，尋當別離。俟君之北，攜手同歸。」

因下淚沾襟，來氏亦泣，語穆曰：「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！」穆因以歌答曰：



「伊彼維陽，在天一方。驅馬悠悠，忽來異鄉。

情通幽顯，獲此相見。義感疇昔，言存縉綺。

清江桂舟，可以遨遊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留。」

縣主泣謝。穆曰：「一辱佳祝，永以為好。」須臾，天將明。縣主涕泣，穆亦相對而泣。凡在坐者，皆與辭訣。既出門，回頭無所見。地平坦，亦無墳墓之跡。穆意恍惚，良久乃定。因徙柳樹一株以志之。家人索穆頗急。後數日，穆乃入淮南市，果遇王善交於市，遂求一符。既至惡王墓下，為旋風所撲三四，穆因出符示之，乃止。先是，穆頗不信鬼神之事，及此，乃深歎訝，亦私為所親者言之。次年正月，自江南回，發其地數尺，得骸骨一具，以衣衾斂之。穆以其死時草草，葬必有闕。既至洛陽，大具威儀，親為祝文以祭之。葬於安喜門外。其後獨宿於村野，縣主復至。謂穆曰：「遷葬之德，萬古不忘。幽滯之人，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舊好，使我永得安宅。」穆睹其車與導從，悉光赫於當時。縣主謝曰：「此皆君子賜也。歲至己卯，當遂相見。」其夕，因宿穆所，至明乃去。

穆既為數千里遷葬，復昌言其事，凡穆之故舊親戚，無不畢知。貞元五年，歲在己卯。穆晨起將出，忽見數人至其家，謂穆曰：「縣主有命。」穆曰：「豈相見之期至耶？」其夕暴亡。遂合葬於楊氏。

### 張雲容

薛昭者，唐元和末為平陸尉，以義氣自喜，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。因夜值宿，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，與金而逸之。縣聞於廉使，廉使奏之，坐謫為民於海康。敕下之日，不問家產，但荷銀鑊而去。有客田山叟者，或云數百歲人，平日與昭契洽。乃齎酒闌道而飲饌之。謂昭曰：「君，義士也，脫人之禍，而自當之。真荊聶之儔也。吾請從子。」昭不許。固請，乃許之。至三鄉夜，山叟脫衣易酒，大醉其左右，謂昭曰：「可遁矣。」與之攜手出東郊，贈藥一粒，曰：「非惟去疾，兼能去食。」又約曰：「此去但遇道北林藪繁翳處，可且匿。不獨逃難，當獲美姝。」昭辭行，遇蘭昌宮，古木倚竹，四合其所。昭逾垣而入，追者但東西奔走，莫能知蹤矣。昭潛於古殿之西間。及夜，風清月朗，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語而至，揖讓升於花裯，以犀杯酌酒而進之。居首女子酌之曰：「吉利吉利，好人相逢，惡人相避。」其次曰：「良宵宴會，雖有好人，豈易逢耶。」昭居窗隙間聞之，又志田山叟之言，遂躍出曰：「適聞夫人云：『好人豈易逢耶？』昭雖不才，願備好人之數。」三女愕然良久，曰：「君是何人，而匿於此？」昭具以實對，乃設座於裯之南。昭詢其姓字。長曰：「雲容，張氏。」次曰：「鳳臺，蕭氏。」次曰：「蘭翹，劉氏。」飲將酣，蘭翹命骰子，謂二女曰：「今夜嘉賓相逢，須有匹偶。請擲骰子，遇采強者，得薦枕席。」遍擲，雲容采勝。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。又持雙杯而獻曰：「真所謂合巹矣。」昭拜謝之。遂問：「夫人何許人？何以至此？」答曰：「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，妃甚愛惜。嘗令獨舞《霓裳》於繡嶺宮。妃贈我詩曰：『羅袖動香香不已，紅蕖裊裊秋煙裡。輕雲嶺上午搖風，嫩柳池邊初拂水。』詩成，皇帝吟諷久之，亦有繼和，但不記耳。遂賜雙金扼臂，因茲寵幸愈於群輩。此時多遇帝與中天師談道，余獨與貴妃獨竊聽，亦數侍天師茶藥，頗獲天師憫之，因問處叩頭乞藥。師云：『吾不惜。但汝無分，不久處世，如何。』我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，曰：『汝但服之，雖死不壞。但能大其棺，廣其穴，含以真玉，疏而有風，使魂不蕩空，魄不沉寂，有物拘制，陶出陰陽，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，或再生便為地仙耳。我沒昌蘭之時，同輩具以白，貴妃憐之，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，送終之器，皆荷如約，今已百年矣。仙師之兆，莫非今宵良會乎？此乃宿分，非偶然耳。』昭因詰申天師之貌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。昭大驚曰：「山叟即天師明矣！不然，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？」又問蘭鳳二子，容曰：「亦當時宮人有容者，為九仙媛所忌，毒而死之，藏吾穴之側。與之交遊，非一朝一夕矣。」鳳臺請擊席而歌，送昭容酒，歌曰：

「臉花不綻幾含幽，今夕陽春獨喚秋。我守孤燈無白日，寒雲壘上更添愁。」

蘭翹和曰：

「幽谷啼鶯整羽翰，犀沉玉冷自長歡。月華不忍局泉戶，露滴鬆枝一夜寒。」

雲容和曰：

「韶光不見分成塵，曾餌金丹忽有神。不意薛生攜舊律，獨開幽谷一枝春。」

昭亦和曰：

「誤入宮牆漏網人，月華清洗玉階塵。自疑飛到蓬萊頂，瓊瓊三枝半夜春。」

詩畢，旋聞雞鳴。三人曰：「可歸室矣。」昭持其衣，超然而去。初覺門戶至微，及經闔，亦無所妨。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，但燈燭熒熒，侍婢凝立，帳幄綺繡，如貴戚家焉，遂同寢處，昭甚慰喜。如此覺數夕，但不知昏旦，容曰：「吾體已蘇矣。但衣服破故，更得新衣，則可起矣。今有金扼臂，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。」昭懼不敢去，曰：「恐為州縣所執。」容曰：「無憚。可將我白絹去。有急即蒙首，人無能見矣。」昭如言，遂出三鄉貨之，市其衣服，夜至穴側，容已迎門而笑，引入曰：「但啟櫬，當自起矣。」昭啟之，果見容體已生。及回顧帷帳，惟一大穴，多冥器服玩金玉，惟取寶器而出。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，至今見在。容鬢不衰，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！申生，名元也。

以下無名鬼

### 李陶

天寶中，隴西李陶寓居新鄭，常寢其室。睡中有人搖之，陶驚起，見一婢，袍褲容色甚美。陶問：「那忽得至此？」婢云：「鄭女郎欲相詣。」頃之，異香芬馥，有美女從西北墜壁中出，至牀所再拜。陶知是鬼，初不交語，婦人慚作卻退。婢謾罵數四云：「田舍郎，待人固如是耶？令我女郎愧恥無量。」陶悅其美色，亦心訝之。因給云：「女郎何在？吾本未見，可更呼之。」婢云：「女郎重舊緣，且將復至，勿復如初，可以慙勸待之也。」及至，陶下牀致敬，延之偶坐。須臾相近。女郎貌既絕代，陶深悅之。留連三日。陶母躬自窺視，累使左右呼之，陶恐阻己志，亦終不出。婦云：「夫家召君，何以不往？得無生罪於我。」陶乃詣母。母流涕謂曰：「汝承人昭穆，乃有鬼婦乎！」陶言其故。自爾半載，留連不去。其後，陶參選之上都，留婦在房。陶後遇疾篤，鬼婦在房，謂其婢云：「李郎今疾亟，奈何？當相與往省問。」至潼關，為鬼關司所遏，不得過。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，鬼婦得隨過。夕至陶所，相見忻悅。陶問：「何得至此？」云：「知卿疾甚，故此相視。」素所持藥，因和以飲陶。陶疾尋愈。其年選得臨津尉，與婦同從至舍。數日，當之官，鬼辭不行。問其故，云：「相與緣盡，不得復去。」言別悽愴，自此遂絕。

### 南樓美人

葑溪劉天麒，少嘗中秋夕獨臥小樓，窗忽自啟，視之，一美人靚妝縞服，肌體嬌膩，真絕色也。天麒憮惚，不敢為語。已而攬其袂，乃莞爾納之。天麒曰：「敢請姓氏。終當倩媒。以求聘耳。」美人曰：「妾上失姑嫜，終鮮兄弟，何聘乎？汝知今夕南樓故事，只呼南樓美人便已。」天曙，囑曰：「君勿輕泄，妾當終夕至。」語訖，越鄰家臺榭而去。自是，每夜翩翩而至，相愛殊切。一日，天麒露其事於酒餘，人曰：「此妖也，君獲罪深矣。」迨夕，美人讓曰：「妾見君青年無偶，故犯律失身，奈何泄漏，致人有禍君之說。」遂悻悻而去，將歲杳然。天麒深忿前言，但臨衾拭淚而已。

至明歲秋夕，嘗憶前事，樓中朗吟蘇子瞻《前赤壁賦》云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歌方罷，忽美人仍越臺榭而至曰：「妾見君朝夕憂憶，又為馮婦。」相與至夜半，美人潸然泣曰：「風情有限，世事難遺，聞君新婚在邇，今將永別，不然不直分愛於賢配，抑將不利於吾君。」天麒稍悟，猶豫間，美人不見矣。天麒婚後，更無他異。

### 城西處子

宋時有吳生者，寓宿城西蘭芳。夜半，聞扣扉者，啟視之，乃一處子，容貌雅淡。問其從來，以比鄰答之，謂生曰：「吾且見子過門，心私悅焉，欲諧伉儷，有此私奔。恐家人覺之，姑暫歸矣。」生意淫蕩，強留入室，遂止宿焉。自度以為巫山之遇，不是過也。亥至寅去，往復為常。居數月，寺僧視生容止，稍疑之，因語之。初不肯言，詰問百端，乃以實告。僧驚歎曰：「昨一官員有女，才色豔麗，選充內庭，病卒，權殯西廊三年矣。曩嘗出蠱行客，汝遇得非是乎？且吾鄰並無處女，若是者，不亟去，禍且及矣。」生惑於愛，猶未忍。至夜，於窗間得一詩云：「四湖著眼事應非，倚檻臨流弔落暉。昔日燕鶯曾共語，今宵鸞鳳歎孤飛。死生有分愁侵骨，聚散無緣淚濕衣。寄與吳郎休負我，為君消瘦□分肌。」墨色慘淡，不類人書。生始懼，翌日遂行。

### 韓宗武

韓宗武文若，侍父莊敏公之官於蜀，舍郡宇書室中。僻在一隅，去使宅稍遠，叢竹果樹，前有大池，芰荷甚盛。孟秋初三日，風月清爽，閒步砌下，聞池中荷葉窸窣，聲如急風至，視月影中，一青衣從一女行池上，其衣皆綃縠鮮麗，隔衣見膚，膚瑩白如玉。韓問曰：「不識子為何神，輒此臨顧，願聞所來。」女曰：「予非神，亦非鬼，乃仙也。籍中與君有緣，特來相見，幸無怖。」語言清麗，顏色豔美，服飾香潔，非塵間所常睹。韓曰：「既言有緣，當為夫婦耶？」笑曰：「然。當有日，不可遽。」韓請期，曰：「後五日，會之七夕，可設珍果，焚香相待，仍屏左右。」遂去。復聞荷葉聲，乃不見。及期而至，容服益華美於前，見酒果，怒曰：「何不精若此？」韓慚曰：「大人性嚴，不敢廣求，極力止此耳。」女令青衣取於其家，頃刻即至，若只此池畔取之。所齎果實，雖市廛中物，俱極精，猶疑之。每食留其核，置硯匣內。夜分同寢，率如常人，但不肯言姓氏，云：「我有父母，迨曉告去。」久而狎熟，極惑之。女戒曰：「切勿輕泄，使我受禍。」家人訝韓病瘁，終不以告。會莊敏公移官陝右。女曰：「我所不能以逐君去者，蓋道途脩阻，弱質弗堪。相別之後，幸無念我，且得罪。」韓慘然曰：「豈能無念哉？」遂別。

韓思之，忘寢與食。既到陝，以夏夜，偕兄弟坐庭下，忽瞥然而起，俄復來，意色欣欣，若有所感，白紗衫袖上，有血污跡甚多。眾驚異，共白父母莊敏公，杖之，使盡言，始具實以對。女繼至曰：「為爾念我，二親詬責，然從此可以數來，我在中路，為石損腹脅，其血故在。」韓喜拊其腹，因污衣。自是每留心焉。旬日，韓又娶婦，禮迎之。女婦入羅幃中，見一美人據牀叱曰：「我正在此，汝那敢來？」女大駭退避。他夜伺其去，乃克成婚。異時，女來則進婦別室，女相處自如，無可奈何。

### 小水人

安城彭姓者，築庵山中，命奴守之。暮有女子，自稱小水人，逕入臥室。奴拒之，婦云：「只見船泊岸，那見岸泊船，何無情如此？」因近奴身，自解下體，奴疑為怪，遂各榻而寢。夜中，又登奴榻。奴舉而擲之，輕如一葉。奴懼，起取佛經執之。女笑曰：「經從佛出，佛豈在經耶？汝謂畏佛，誠畏經耶。」天將曉，起擊庵鐘。女云：「莫打莫打，打得人心碎。」取髻上梳掠鬢而去。奴出觀所向，忽入松林不見，壁上有詩云：

「妾住小水邊，君住青山下。青山不可再，日月坐成夜。

只見船泊岸，不見岸泊船。豈能源谷裡，風雨誤芳年。

薄情君拋棄，咫尺萬里遠。一夜月空明，芭蕉心不展。

解下綠羅裙，無情對有情。那知妾意重，只道妾身輕。

經從佛口出，佛不在經裡。郎在妾心頭，郎身隔萬里。

月色照羅衣，永夜不得寐。莫打五更鐘，打得人心碎。」

情史氏曰：自昔忠孝節烈之士，其精英百代如生，人屍而祝之不厭。而癡惡之雄，亦強能為屬於人間。蓋善惡之氣，積而不散，於是憑人心之敬且懼而久焉。惟情不然，墓不能封，櫬不能固，門戶不能隔，世代不能老。鬼盡然耶？情使之耳。人情鬼情，相投而入，如狂如夢，不識不知，幸而男如寶玉，女如雲容，伉儷相得，風月無恙，此與仙家逍遙奚讓！不幸而鬼有焚滅之慘，人有夭折之患，其人鬼之數，亦自有盡時耳！情曷故哉，麻叔謀楊連真伽掘毀帝王墳墓，暴骸如山。淵之賢焉而夭，烏之穎焉而夭，獲之力焉而夭，統之智焉而夭，人鬼之厄，豈必在情哉！道家呼女子為粉骷髏，而悠悠忽忽之人，亦等於行屍走肉，又安在人之不為鬼也？